

107
F 831.9
XJY

中國人民

民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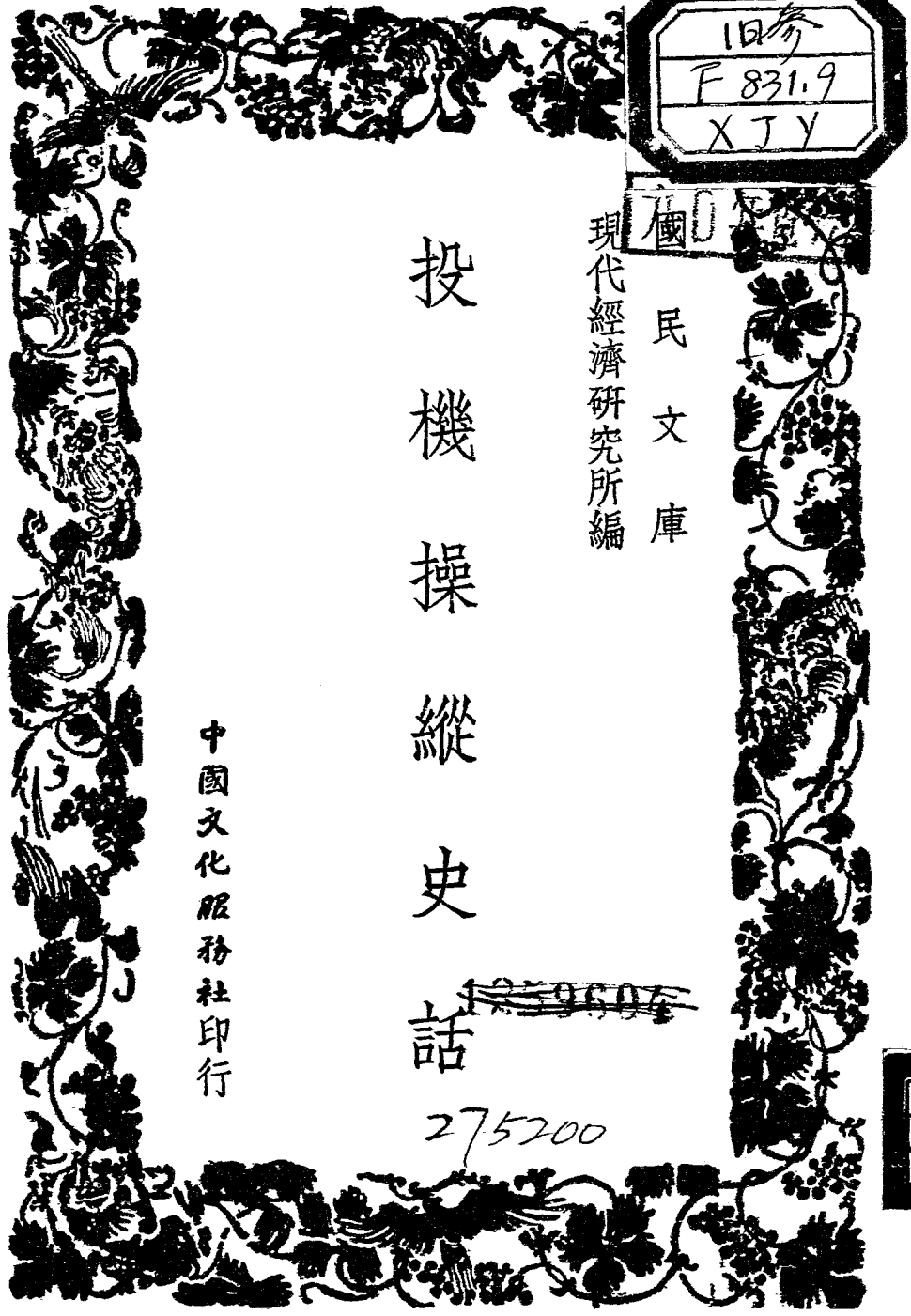
現代經濟研究所編

投機操縱史

話 ~~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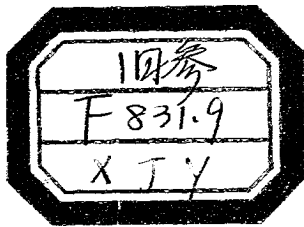
275200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華北水利委員會藏書

登 記	字第 593 號
書 碼	787/1622
價 值	16,000元 0角 0分
收到年月	民國 36 年 12 月 31 日
數 量	函 1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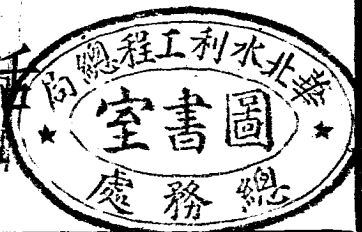


國民文庫
現代經濟研究所編

投機操縱史

中國文化服務社

天津市人民圖書館
圖書部



275200

目錄

一	西印度公司股票事件	一
二	大投機家約翰勞	五
三	投機天才克因	八
四	南洋氣泡事件	一二
五	北太平洋鐵道股票風潮	一六
六	消息的製造者	二〇
七	摩爾根的攙水鋼鐵股	二三
八	煤油大王犧牲小股東	二七
九	煤油托拉斯的七被告	三一

一〇	米加的左右逢源法	三三三
一一	傑克的高壓法	三七七
一二	增資中的權術	四二二
一三	洗濯式的權術	四四五
一四	滑頭證券的騙局	四八八
一五	罐頭大王亞莫	五三三
一六	公子哥兒賴特初出茅廬	六〇〇
一七	空頭公司	六五五
一八	黑板上的祕密	七四七
一九	電話裏出毛病	八一
二〇	未卜先知	八六八

一一	趙四小姐玩股於掌上……………	九二
一二	在漲風的時候……………	九八
一三	指頭上翻門檻……………	一〇五
一四	要做到如活馬般……………	一一一
一五	逆水行舟……………	一一八
一六	丁太太的失望……………	一二三
一七	這真使我氣壞了……………	一二八
一八	密亨事件……………	一三三

投機操縱史話

一 西印度公司股票事件

在投資史上，甚至可說在投機史上，鬧得滿城風雨的，最早要算是約翰勞 John Law 發起的所謂西印度公司了。

這還是十八世紀的事。那時證券交易，剛在萌芽，約翰勞拿着流亡者的身份，從英國逃到巴黎。那時法國正在財政恐慌，幣值與公債慘烈跌價的時期，約翰靠着他的擺闊機警與活動，在貴族中廝混，而且取得了法王的信任，最初特准他開銀行，發鈔票。因為他申言鈔票可以十足兌現，所以很得人心，銀行業務蒸蒸日上。法王利用他的鈔票，彌補國庫裏的貧乏，約翰利用法王財政上的

要求，就取得了種種特權。招股設立西印度公司，就是法王給他的特權之一。

這家公司創立時申言，投資南美洲密士失必河公司，用以開發法國的殖民地。其實法王批准他用這公司名稱招股，目的在吸收資金，維持欠息的庫券市價，根本談不上什麼開發事業。約翰擔任首席發起人，憑他經營銀行而在法國民間已造成的良好信用，同時又儘量利用法王，給該公司取得了煙草專賣。包辦稅務收買 *Paracai Co* 股份。又取得南洋、東印度連在中國的種種特權，藉以粉飾該公司空虛的內幕，結果竟大大成功，所發股份，不僅是不經而走，而且價格日夜飛漲。

該公司開辦時，號稱資本三億利華，分六十萬股，每股五百利華。後來繼續溢價發行，初為五百五十利華，次為一千利華。最後每股溢價到五千利華。盜價到五千利華時，曾派股息二百利華，弄得一般人饑涎欲滴，爭相購買，股

票市價竟轟出一萬多利華。大家都相信買了西印度公司股票，回家睡覺時也會發財的。

這種股票的賣買，最初集中在巴黎的寬坡街。沿街的房屋，都跟着股票交易的興旺而大大漲價。連牆腳下的補鞋攤子，都可以重價出租給太太們來看熱鬧。後來因爲二位貴族殺死了一個暴發的證券捐客，給法庭把捐客們一起趕走。這批捐客們便把市場搬到皇德磨大街去重起爐灶，來不及蓋房屋，就在曠地上搭棚帳。冷僻的街一下子就擠滿了人羣，十分熱鬧。結果又給鄰近的法庭趕走，因爲把法堂吵得不能辦事了。這樣又三遷於侖巴特街，當時股票交易的狂熱，由此可以想見。

但是不滿五年，約翰銀行濫發鈔票首先出了毛病。西印度公司的西洋鏡跟着全盤拆穿，股票價格就一落千丈。約翰本人已被指爲罪魁，驅逐出境。這家

公司，也就由政府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因爲所發股票太多，清理時雇用的書記便有八百人以上。清理辦法是規定三張老股票，換二張新股票，等於打個六六折。但是誰都只想脫手，不願掉換，事情終於在十分暗晦中冷下來。一般投資者連投機朋友，在絕望之餘，只好把一捆捆的股票，拋到火爐裏。

二 大投機家約翰勞

講到西印度公司股票事件之後，不能不把這次事件的主角，介紹給讀者。約翰勞真是一位出色的大投機家，但是斯梯爾 Stirling 伯爵卻稱他是比一般人走出二百年天才，也有人說他是一位歷史上的大騙子，又有人說他是大膽妄爲的賭棍。無論你說他什麼，他確也够得上資格。他經營匯兌，重視信用，創設發行準備制度，在十八世紀中就用着和現代相仿的技術經營銀行。這一切，已夠確定他是位絕頂聰敏的天才。他濫發鈔票，竟能取得人們絕好的信用。他空手辦了許多企業，每次都能招到鉅額股款；把這些股款用完了，股票的價格還在日漲夜大，堪稱歷史上的大騙子。他一生經過，都是烈烈轟轟，跟人決鬥而把人家殺掉，在法國鬼混時，跟貴族與官吏們鬥法。他常常做着反對法王的

事，而始終取得法王的歡心。他逃出法國時，歷盡危險，幾乎死在衆怒的法人手裏，雖則這批人一度擁戴他爲法國的救主。他帶着孩子們加入他太太所反對的天主教，爲了想增強法國朝野的信心。他臨死之前，還是好賭。這一切，都可以證明他是一位偉大的賭棍。

他原是蘇格蘭的富家子弟，從小就喜歡代數與賭博。到了倫敦。靠着他的儀表與談吐，已能進出宮廷，深受上層階級的器重。二十三歲的時候，爲了女人同人決鬥，一劍就殺死了對手，便鋸鐺入獄，判決死罪，他却上控、行賄、串通獄卒，居然逃出英倫，溜到歐陸。離英時他帶着十萬鎊旅費，在巴黎不久就全部化完，然而他的闊綽，他的活動，已變成法國貴族們以及法王宮廷裏最受歡迎的上賓了。他已堅固了法王對他的信心，於是他做起銀行老闆，獲得發行鈔票的特權，包攬法國的稅收。他的鈔票，打倒了法王的貨幣，他的債票股

票，無不勝過政府公債的數十百倍，銀行開股東會時，法王竟任主席。法王幾次想把他的銀行。改組爲王家銀行，他膽敢不斷的拒絕。可是他的失敗，還是種因於法王改組了他的銀行。雖則他依然還任銀行的總經理。

他的銀行一經法王改組，濫發鈔票的破綻就被人發現。並不是改組之後鈔票發得特別多，只因法王的信用不及他的信用，所以法王的脚一誇進銀行，一般人就開始警戒。信用原是很脆弱的，一警戒之後，內幕就易於被人發覺，銀行就開始擠兌，累得軍警出動彈壓，殺死不少人，在外流通的二千兆鈔票，已全體發作，終於停止兌現。於是凡是約翰有份的一切事業，全部震動，最慘的便是那家架空的西印度公司股票。他逃出法國時候，身畔只剩八百個路易，但是胡特 Wood 給他做的傳，在封面上卻寫着一百五十兆鎊數字，言其闖下的窮禍達一百五十兆鎊之鉅，這實在是投資史中一個有趣的插曲。

三 投機天才克因

提起克因 *Keene* 那真是一位絕頂聰明的天才，本世紀美國證券界的怪傑。在鐵道大王哈利曼、金融大王摩爾根爭奪北太平洋鐵道支配權中，半路裏異軍突出，殺得雙方狼狽不堪就是他。摩爾根吸收了鋼鐵大王喀納義的產業，設立世界第一流的美國鋼鐵托拉斯，又組織辛迭加，控制全美鋼鐵界的小公司，托拉斯的初代資本要十億美元弱，辛迭加的初代資本要二億美元，無論摩爾根的實力如何雄厚，也不能不玩一套『攪水股』的戲法。發行這『攪水股』的人物就是他。在前世紀末。美國的砂糖大王哈威瑪斯組織砂糖托拉斯，擔任發行普通股，鬧得全美投資界你爭我奪，市價超過票面五成以上，實際資產據說在票面五成之下。玩這套戲法的也就是他。他憑什麼本領，做得這樣出色

呢？依公衆的評判，得力於他的兩個特性：第一是勇猛絕倫的魄力，第二是神出鬼沒的技巧。

他未到紐約前，原在舊金山活動。他在鑛業股票投機中，賺得九百多萬美元，而且做到當地證券交易所的理事長。他囊挾巨金跑到紐約來，想到國外去樂一下；然而他到了亞洲，又半途折回紐約，開始進出紐約的證券市場了。他在紐約活動不久，立刻聲譽雀起，只要聽到克因在什麼什麼，一般投機家有意無意地就跟他走。然而命裏註定的呢，還是資本社會裏只有資本才能始終操勝呢，他的投機天才，只能幫別人發財，自己的大計劃，總是不很順利。他一生中爲了自己的算盤，不知浮沉過多少次數。最末一次的坎坷，就在經營芝加哥小麥投機失敗之後。這次失足，使他喪失了數百萬美元，幾乎淪落到破產的地步。

他的再生，就在砂糖大王哈威瑪斯起用他。哈氏是利用他在落魄時期，肯賣氣力。哈氏的觀察一點沒有錯，砂糖股票的發行，連廚房裏的伙夫們都爭先購藏了。接着聯合銅鑛公司的股票，也委託他。他一經以被雇者的資格，出現於市場，則又無往不利，每次都旗開得勝了。摩爾根借重他的時候，已在砂糖與銅鑛這二家股票發行成功之後。這時他囊橐已豐，又在替自己的算盤劃策着，他身任買賣聯合會的幹事，這就是一部份搢客們的買賣同盟，因此累得摩爾根躊躇莫決，費了一個多月的斟酌，而且實在找不到更相當的人，才決定委託他。摩爾根對他顧忌，本不是沒有理由，克因心裏總覺不够知己。他替摩爾根發行了鋼鐵股票大告成功之後，就抓到北太平洋鐵道股票的機會，跟他暗中搗亂起來了。

克因最大的嗜好是跑馬。他養着幾十匹駿馬，每年平均可以得到四十萬美

元的賞金，然而他自己卻從未買過一次香賓票。他操縱北太平洋鐵道股票時，年已七十歲，然而他的矍鑠，勝過青年。

四 南洋氣泡事件

上海人都熟稔的，倫敦有家魯意保險公司。他初辦的時候，只借着我們現在要講的南洋公司大廳裏的一角。魯意保險公司租屋的時候，南洋公司已經離死期不遠了。南洋公司一死，魯意保險公司就做着這幢房子的主人。

講到證券交易，誰能想不到發祥地的倫敦。西印度公司的股票，雖曾繁榮了十八世紀初葉的巴黎，卻又把恐怖送給法國。但在十七世紀中，倫敦的證券掮客們，已活躍非凡，不過倫敦證券交易，最初受到的大風潮，卻在西印度公司在巴黎出事之後，這就是『南洋氣泡』事件。

巴黎已被西印度公司股票迷得如醉如狂中，英皇也想吸收一筆還債資金，發起了個『南洋公司』。那時東印度公司在遠東的鴉片暴利，早使英人聽了『南

洋』這名字就着魔。狄福在『羅賓孫漂流記』中所描繪的南洋，更使『南洋』這名詞，迎合着當時英國人的浪漫氣質。有了這樣好的公司名稱，本可不必再做什麼事，然而公司當局，除了虛構在南洋有什麼什麼特權之外，還不惜重價，跟英蘭銀行玩上一套雙簧；英蘭銀行出三百萬鎊代價，請求南美洲的販奴權，南洋公司卻加標來爭奪這次特權。你爭我奪之後，南洋公司加到七百五十萬鎊得了勝利。不管牠得了特權，究有多少好處，牠暗中的目的，卻已達到，那就是把這特權，故抬身價，引誘人們相信買牠的股票債票，包可發財。

這時，倫敦交易巷裏擠滿了搶購股票債票的手。公司當局，連政府大臣們，都照面值各進公司不斷發行的股票債票，而在面值幾倍以上轉賣給大眾。公司當局們賺錢越大，公司增發股票債票也越多。這樣簡單的戲法，自然人人會變，只要租間房子，掛上一個動人的公司名稱，什麼織布公司，製硝公司等

等，於是只要不斷發售股票公司債，已可不必真的做事了。

騙局如此之盛，危機也越積越深。南洋公司當局們，在一七二〇年初，一面繼續增發面值一百鎊的債票，一面請求政府不許別家模仿。他這債票，便大暴漲。同年五月市價三百五十鎊，七月十一日竟漲出二千鎊，公司提出這種請求，不過是故抬債票身價的老手腕，但是大臣們自己賺飽了錢，確也覺得有整頓的必要。弄假成真，不少虛設公司被禁了。騙局一拆穿，大家就把手裏的證券吐出去，市價便像瀑布般傾瀉，南洋公司的證券也站不住腳，這時若能出而維持，或許尚有救星，無奈賺錢的是公司當局，並非公司本身。公司當局明知公司空虛，誰都不管，於是債券市價漲出二千鎊後第二天就崩潰，第五天已跌剩二百十鎊。此後雖由華爾夫受命整理，想盡方法，才使市價跌到一百三十五鎊後站住，此後在半死半活中拖了一百年，才悄悄死去。

我們現在也被形形色色的股票包圍着。增資溢價的聲浪也是這般熱鬧。讀了這個故事，心理覺得怎樣呢？

五 北太平洋鐵道股票風潮

十九世紀初葉，鐵道事業剛在萌芽的時候，不少進步份子都反對，然而到了本世紀初，鐵道事業，早成投資界的主要目標，甚至因為爭奪經營權，彼此火拚起來。

J. 赫爾 J. Hill 抱着絕大雄心，大北鐵道的支配權早已在握，還想奪取摩爾根 Morgan 的北太平洋鐵道。他的手腕竟戰勝了摩爾根的財力，不僅使摩爾根讓出鐵道，並且還幫他攫取北太平洋區域內別的鐵道。當他們收買中央鐵道股票時，因為這家公司的董事們拒絕合作，他們激怒了，便不惜重大犧牲，把收買到的股票，全部拋出，壓得市價直線傾瀉，逼得這家公司的董事們幾乎人人破產。

一九〇一年二月中，他又轉移目光到柏立特鐵道。柏立特的董事們也拒絕合作，赫爾就申言不惜重價，公開收買。那時市價是美金一百四十二元七角五分。他預定抬到二百美元，那末大多數股東會自願出售了，因為這價格比領取股息有利得多。

市場上傳到這個消息，市價就開始激漲，這事情却激怒了美國的鐵道大王哈利曼、煤油大王洛克斐爾、投機大王哥爾特 Gould 等。他們在北太平洋區內都有鐵道投資，赫爾的野心跟他們的利益根本衝突。哈利曼最初派了代表，向赫爾很客氣地說：『先生、你這樣子不惜重價收買，實在是愚不可及，但是我們願意替你分擔一部份責任。』赫爾却直截痛快的拒絕這個建議。哈利曼一派聽到代表的回話，大發雷霆，當即決定不惜重價，收買赫爾大本營之一的北太平洋鐵道股票。

赫爾聽到這個消息，吃驚不小，就向摩爾根求救。這時摩爾根本人在法國，他那年青的代表叫海考的，答允援助赫爾。

雙方正在劍拔弩張之際，斜角裏殺出一個程咬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投機天才克因。他偵知雙方都已動了肝火，市價勢必暴漲，於是暗中叫他的女婿狄拉先下手。狄拉當夜就向一個年輕的經紀人諾特簽出一張委託書，限於一百二十美元內收買北太平洋鐵道股票十萬股，後又以一百二十五元限價加碼五萬股。

諾特是位精明能幹的人，當夜就遣兵調將，用電報指揮在美國各城市以及歐洲各地的代理商，盡量收買。他一面替克因收買，同時也替自己收買。他用很巧妙的手腕，在第一天內就出售了十萬七千股的銅鐵托拉斯股票，取得了替自己收買的資本。

克因的活動突如其來，弄得赫爾與哈利曼雙方都摸不着頭腦，大家都以為是對方的代表，因之不甘示弱，也拚命收買，市價於是直線飛漲。這時尚有不知底細的人在賣空。克因在市價漲出一百三十元時也全部脫手了。事情的糟糕，就達到了頂點。因為克因雖已收買到十五萬股，但大部份尚在外地乃至國外，沒有送到。這時哈利曼一派呢，知道克因並非敵人的代表，所以軋收了差益金，不再催貨。可是赫爾一派，對其恨之入骨，堅持收買，絕不讓步。這個爭執，把內幕全盤揭穿，一般散戶也乘高出籠，哈爾曼一派也反進為出，壓迫赫爾。頃刻之間，股價就急瀉直下。在這大漩渦中，因之而破產的投機者何止數萬人。

六 消息的製造者

證券投資時，消息靈通的，果然佔便宜，太靈而吃虧的，也是常有的事。公債市場上，左右債市的消息來源，主要的是官吏，因此財政方面的人，有意無意的成了債市消息的製造者。股票交易替代了公債交易的現在，公司裏的董事經理們已不必說，就是阿貓阿狗只要在公司裏有個把職位，都會像財政部長支配着公債市場一樣，利用製造或散播消息，把關係股票市價，抬上擡下，替自己製造發財的機會。而有關著名經紀商的進出消息，也像霍亂菌般蠱惑着人心，傳染給別人。

亨利，在四五十年前是華垣街上的一位著名經濟人。他在紐約股票交易所裏可以說是數一數二的機警份子。他每天早上總是坐着簇新的自用馬車，上市

場去。有一天他路過第五街旅館門前，看到牆腳下站着的一位老人，正是鼎鼎大名的投機名手叫達尼哀杜甫。

杜氏穿着破西裝，看去像個窮老頭兒，然而他正是支配着伊利鐵道的當局。伊利鐵道的股票，那時正在漲風中。

亨利建議用自己的馬車送他。杜氏感謝地坐上了車。在馬蹄得得聲中，亨利一味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刺探伊利鐵道的消息。這位老先生却答非所問，心不在焉地支吾着。雖則如此，亨利已曉得老頭兒昨夜睡得很遲，今天又起得很早，並且曉得他正爲着伊利鐵道的支配權，大上心事。但是最要緊的問題，『他準備放棄支配權呢？還是鞏固自己的支配權？』却摸不着頭腦。車子已停在杜甫的寫字間前，老頭兒道謝後就匆匆下車。他的帽子觸着車門跌在地上，蝴蝶般的紙片從頭上紛紛飛下來。老頭兒急得滿臉通紅，搶着紙片往口袋裏

塞。亨利裝作毫不關心，拾了紙片，送還杜甫。杜甫拾完了紙片，氣匆匆走了。亨利的神經已興奮到全身跳躍，一到寫字間，立刻向市場收買十萬股伊利股票。佩服他觀察力的那批同志們，一面跟着搜羅，一面追問理由。亨利高興地講着十分鐘前的經過，並且說：『飛下來的紙片，全是老頭兒親筆簽字的收買委託書，五千一萬，數量很多，限價從六十六元半，到六十八元半』。

那時伊利的市價是六十六元五角。亨利的話一傳開，市價橫跳出六十八元關外。然而一出關，市氣就不穩。亨利知道不妙，急急脫手。頃刻間市價暴跌到六十元。後來曉得杜老頭兒的落帽是有意的，他在六十七元以上就不斷放出的。

爲什麼消息的製造這般有效呢，就因爲大家重視消息却又輕信消息的原故啊。

七 摩爾根的攪水鋼鐵股

過去上海報上也每天載着路透社的美國鋼鐵股票的行市消息，世界的投資界都認爲是最穩的投資目標，然而在初次流入證券市場的時候，骨子裏是十種有十種攪水的。

華爾街的投機家老手達尼哀·杜甫，曾替資產不及面值的股票，取了個綽號，叫「攪水股」。他說：『股票與牛，沒有什麼不同；牛販子牽了牛上市場出售之前，沒有一個人不用鹽和乾草，喂給牛吃的。吃飽了鹽與乾草的牛，走近市場的時候，當然口渴欲死，於是大桶大桶的水，放在牠面前，也就把大桶大桶的水，裝進了牛肚子裏。肚子膨脹了，體重增加了，儼然一頭健壯的牛。健壯的牛，當然要賣健壯的好價錢。股票浸到水裏，變成了金子，不是一樣

嗎？」

美國的鋼鐵股票，攪足了水，初度上場時用什麼辦法，我們拿摩爾根玩的那套戲法做例子罷。

一九〇〇年，美國正是好景氣，倫敦突然發生白令克兄弟的大破產案件，紐約市場大受衝動。美國的鋼鐵界便開始聯合運動，組織托拉斯。參加這計劃的是聯邦鋼鐵公司、美國鋼鐵及鋼錄公司等。這消息傳到當時的鋼鐵大王喀納義的耳裏，勃然震怒。他一面利用報紙，宣傳他新開的鐵管製造所，如何如何賺錢，一面要求摩爾根援助他組織一個全美鋼鐵業的大托拉斯。談判結果，喀納義把自己所有的三十個製鋼廠，四萬五千餘職工，附帶一切資產，合計價值三億六千餘萬美元的資產全部掉換這個大托拉斯發行的優先五厘公司債五十年償還。於是他每年坐享一千八九百萬美元的利息，退出鋼鐵戰場，讓摩爾根站

上第一線去。爲什麼喀納義願意退出，就因這產業估價，實際上攙足了水。摩爾根爲什麼會承認這估價呢？就因喀納義事前的宣傳，已奏神效，他的股票市價，已大大漲價。

摩爾根組織了美國鋼鐵托拉斯，初代投下的普通股五億八百餘萬元，優先股五億一千餘萬元，承受喀納義產業而特發的五厘債三億六千餘萬元，合計已在十四億元弱。他收買小公司，又要一筆現款，便組織了個辛迭加，預定資本二億元，其中一億六千萬美元準備公開募集，這更屬水泡的東西了。然而他要把這水泡，吹成金球，便煞費苦心地選定了克因做發行人。克因這老頭兒的神通真大，同年三月二十八日初次把這水泡股吹上場，一小時內就賣出了十萬七千優先股，市價從九十五元二角半漲到五角，同時又轟出了普通股十二萬八千七百股，市價由五十元漲至五十一元，明天第一盤裏又成交了十一萬七千九百

股優先股，十四萬七千二百股普通股，四月一日又售出優先股十四萬六千股，普通股二十七萬五千六百股，二日又售出十萬七千二百優先股，二十一萬二千三百普通股。同月下旬，有一天成立了六十萬優先股的交易。同月三十日一天，全世界各交易所市場上全部做着這種股票的賣買，別的不能插足。五小時內成立了三百萬股以上的交易，等於這家股票總數的四分之一，就在這五小時內交易着。這天的市價，普通股是五十三元八角半，優先股是一百零一元，都在票面之上。事後克因傲然地說，這時由他親手放出去的就有三十萬股之多。

八 煤油大王犧牲小股東

說來可憐，小股東總是股東會上的羔羊。大股東們利用小股東搖旗吶喊，高抬本公司的聲價後，必要時就一脚踢開。下面就是這樣的一個實例。

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五日，美國高等法院判決了七名被告的非法組織，這就是涉訟四年，被篤瑪斯羅松先生在黃昏雜誌上連續二年撰文指謫的那個著名的標準煤油托拉斯，限令於同年十一月五日解散。煤油大王洛士斐爾，便是第一個被告。這個托拉斯包括二百多家小公司，三十四個大公司。依照判決，三十四個大公司應分割成三十四個獨立公司。全托拉斯內六千名股東，最關切的便是怎樣分配全托拉斯的資產，舊股東在分割後的新公司裏，享受到何種權益。然而這七名被告，在判決後，一言不發，過了二個月，才第一次發言了，却說：

『今後一個月，尙無什麼話可講。』

到了七月底，標準煤油公司才公開招待全市新聞記者，席上分送了一份打字稿，大意說：『每一舊托拉斯股，要分割爲三十四份；因此三十四家煤油公司的股東，每股都可分得三十四分之一股應得的中期股益。』一般小股東大失所望。在未判決前，標準煤油的股價是美金八百元，判決後已跌爲六百七十五元，現在又崩落了四十美元，大家都在賣出啊！

然而還有人等着分割股份辦法的公佈。那時，托拉斯本部的實收資本是九八、三三八、三〇〇美元，每股百元，共九八三、三八三股。以當時總資產推算，一般人相信可以增資至五百萬股，按成分配給各公司，但是公司當局，對於股份分割，絕不洩漏絲毫消息。

直到法令限期屆滿的那天，才發出通知。辦法是把托拉斯股票面一百元，

分割爲九八三、三八三份，而後按成分配給各公司的股東，發行所謂『微分股』。於是票面小至美金七分、十分、二十分、二十五分，最多也不過美金二十五元四十二分。當時六千名股東內，半數以上的股權，只在五十一股以下，只有一股、三股、五股、十股的股東，不下六百人，聽到這種微分辦法，氣得只想賣出。但賣出時，每股過戶費要美金四·三九元，每股佣金是〇·一二五元，因之只有把舊股票跟微分股一起出售。

微分法氣傷了小股東，跟着又實行其前定的派發所謂三十四分之一的中期股息了。從郵局裏發出了美金三分的股息單六百張，美金十分以下的股息單一千二百張。然而每封信要價值二分的信封，又附入價值二分的回件信封。來回兩次，又要八分到十分的郵花。但是領到的股息，少的却只有三分，這使小股東們更氣得不亦樂乎。

小股東們越生氣，洛士斐爾等大股東越高興，因為他們不能反抗法庭的判決；只好把整個托拉斯分割為三十四個獨立的公司，但他們絕不願意放棄這三十四個公司的支配權，於是他們就用這套使人不歡的辦法，就望股東們自動退出，同時給他們廉價收進這類股票的機會。一九一二年二月六日，小股東手裏的股票大都已轉入他們的手裏，三十四家公司中的一家，首先宣佈由一百萬資本增為三千萬美元，每一老股東無條件的贈新股二十九股。於是他的股票市價，從一月下旬的四千元激增至七千美元。但是小股東們空着手後悔莫及了。

九 煤油托拉斯的七被告

在『煤油大王犧牲小股東』一文裏所說的那個煤油托拉斯事件，被告中有七個著名的主角，一個叫羅傑斯，是托拉斯的副董事長，也是聯合產銅公司的樞柱。他是煤油大王的右手，在判決前已經死去。因為他比較肯把公司消息告訴別人，因此常有害人虧蝕的事發生。

七名主角的領袖，當然是煤油大王洛士斐爾。他是美國的首富，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才死去，享年九十八歲，生前拚命研究長壽法，終年服用 Panticone，這就是所謂『青春腺製劑』。他進出證券市場時，慣於『套做』。那就是一面買進，一面賣出。這種技巧，有期貨交易時才有可能。

他的兄弟威廉，也是一位長壽法的研究者，現在就是他兄業的繼承者。第

四位叫：J阿忒浦特，是個很有魄力，且具政治頭腦的人物，在故羅斯福的總統競選運動中，他曾捐助十五萬美元做運動費。第五位叫e·愛特華，醬色臉，滿腮鬚鬚，很像一個廠長。第六位叫c·勃蘭脫，溫文爾雅，像一位大學教授，在洛派裏，是位智多星。還有一位是這個托拉斯的文書員，瘦削的身軀，薄薄的鬚髭，叫a·福羅夏，是位莎士比亞的崇拜者。全托拉斯中的宣傳工作，都由他一手包辦。法庭判決後第一次招待新聞記者，分送各人的新聞稿，就是他的手筆。

法庭判決文裏指謫他們的托拉斯，是非法組織，而且有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因為他們把國富中第二位的鑛產物，企圖獨佔為私有。他們接受判決時反覆地說：『現在只有聽命法庭的判決』，此後就默無一言，暗中却策劃着犧牲小股東的工作更貫徹了獨占的性格。

一〇 米加的左右逢源法

曾以操縱美國無線電公司普通股，而負操縱手盛名的米加。喬，彌哈氏，一九三五年，因操縱貝拉格航空公司股票，被美國法庭檢舉了。

一九二九年前，米加在華垣街已大露頭角了。他有錢，也有面子；爲人幹練豁達，各方面人緣極佳。所以他的被檢舉，吸住了美國證券界每一個人的目光。

米加操縱市場的手段、跟別人很不同。大都用他一個人的別出心裁，而保障了他人出奇制勝的成功。他每次出動時，常用多種方法，曲曲折折的把市場推進到他所預定的目標裏去，使人不知不覺的，也曲曲折折的跟着他走。所以他的技巧，大都從誘敵的效果上，來決定取捨的。

貝拉格航空公司的股票，一九三五年八月三日的市價是美金六元半，在當初是一個不高不低的價格。這時美國的經濟，也恰從恐慌逐漸走向繁榮的時期；但恐慌的創痕，依然斑斑，尚有餘痛。市場上不能有風波。一有風波，就會令人談虎色變。米加就利用這種人心，做了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

他在八月三日，親自跑上市場，委託賣出了貝拉格航空公司的股票，先後有一萬五千多股。市價就由六元半，逐步跌到六元一角半，一面他佯裝祕密般的委託別的幾家經紀人，分別收買朋斯公司股票一萬五千多股。當時，朋斯股票正有利多消息；米加的套換朋斯，立刻喚起接近他的一部份人注意，於是跟班朋友來了，貝拉格股票破進六元關，跌到五元站住。朋斯股票從六元四角，步漲到七元三角。當然散戶都哄着朋斯去了，貝拉格站住了已無人顧問。

然而就在第二天下午，米加用電話向更多的經紀人，簽發委託書，照市收

買貝拉格公司的股票。這一個風聲傳到市場，大家都聰明起來了。想對米加過去神出鬼沒的作風，才知道他昨天的動作，完全是一種調虎離山，欲擒故縱的做手。所有相信貝拉格公司股票的人們，都恍然大悟，發覺上了米加的大當。於是紛紛購取貝拉格股票。因為貝拉格股票的忽然紅起來，朋斯股票更顯出相形見絀；朋斯股票又恢復了六元半的原價。而米加手裏的一萬五千股朋斯，其實在一出七元關就神不知魂不覺地斬完了的。

貝拉格公司股票紅了，從四日起至七日止，市價從五元半起上漲，連破六七八九元四大關，直叩十元邊緣。當然囉，四天間如此漲法，人人覺得是危險萬狀的。十元關破不出，大家都斬了。等人家發現米加也在斬出時，米加已經是空頭加碼的時代了。

貝拉格股價跌剩五元時，米加竟還在加碼。這更令人驚異，恰巧又碰到煤

礦工潮，市價就一瀉而下，直跌到三元二角才停止。

米加在破進四元關後，就開始翻多的。當時，他幾次三番把資金借給別的多頭們，共同動作，在米加退出這個昇降的漩渦之後，人們才真正脫出了他的圈套。否則在各自認為聰明的時候，正是鑽在他圈套裏最深的時候。

一一 傑克的高壓法

前二三年，因為股票投機，本輕利重，所以盛極一時。交易一多，市場上的原有籌碼，就感缺乏。大批新股票，就應運而起，有的由老公司用增資贈股等方式加碼；有的是特為發行股票，組織各種新公司。從發行股票而得到的資金，仍舊用於組織新公司，發行新股票。

每次新股上市，必先聯合若干股票經紀人，相約哄抬。一等市價哄到預定目標，便相繼套出。因此爭認新股，變成坐享漲價利益的特權。最初都照票面認購，後來溢價認購，也變成你爭我奪。

這種情形，讀者必還記憶猶新，但是記得否？有一次，某公司增資新股票上市，哄抬計劃，卻意外的大失敗。原因據說有人搗亂。照某公司的計劃，本

來預定從十二元起買進，一直做高到十六元，結果，卻反從十六元賣出，一直跌到十元另五角。弄得大家掃興。

其實，這種搗亂辦法，原也抄襲華垣街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格都公司股票，在紐約股票交易所市場第一次上市。事前由該公司委託馬里斯主其事。馬里斯精明能幹，交遊頗廣；在同業中不愧爲兜得轉的一員。格都公司用十萬元票面的選擇賣買權交給馬里斯，馬里斯只須繳還八萬元股款給格都公司；惟約定上市後的市價應維持在十一元以上。

馬里斯接受了這個委託，便組織了一個捧場團。他照票面八折實收股款的比率，把票面六萬元的股票，分配給參加捧場團的經紀人。並約定必待市價拉出十二元後，才能陸續脫手。

八月十日那天晚上，馬里斯邀約加盟的經紀人，在一家酒排間裏狂歡了大半夜。爲着玩牌，跟一個叫傑克的經紀人發生口角。傑克便蓄意跟馬里斯倒台了。

八月十一日格都公司股票，照票面十元，溢出六角第一次上場。馬里斯料定傑克要搗亂，所以做得很穩。第一天上午收盤價已昇至十一元二角半，下午收盤價又昇至十一元七角半。全天交易頗旺，但什九都是對做；實際收進的很少。馬里斯曉得傑克派得的那筆股票，尙未脫手，就斷定他不過想多賺幾錢，不致再作而搗亂了。

豈知第二天開盤，就有人掛牌十二元二角買進。一般參加捧場團的經紀人，一致陣線開始動搖了。最初尙能謹慎地酌爲套出，後來看到市氣已無法衝破十二元半的關口，就逐漸擴大他們套出的差度，套出的差度都在擴大，市氣

更難於維持。在十二元關邊上落了幾次，終於破進關內。十二元關一破進，捧場團陣線驟告混亂。馬里斯奮其餘勇，努力操作的結果，市價雖沒有繼續破進十一元半的關，但馬里斯手裏，已套上了不少股票。

第一天上市的銳氣，至此已完全消沉。散戶眼看格都公司並無多大作爲，都謀趁早脫手。這種局面，當然支持不久；因此市面呆滯了二三盤後，誰都不再存何奢望，紛紛拋售，馬里斯至此回天乏術，束手無策。在第三天的下午，已跌在十元五角之下，第四天上午，一瀉跌進十元關，此後像狂風之捲殘葉，一直跌到七元四角。一天間劇跌三元多，誰不爲之觸目驚心？

很顯然的，這是傑克的搗亂。他原是局中人，所以明瞭捧場團的心理。因此他等待捧場團預定目標一到，就用高壓方法，引誘捧場陣線裏的經紀人，開始套出了結，陣線一動搖，市氣就跟着轉變。傑克抓住這個轉捩點，便推波助

瀾地展開了一個跌風，迫得一般散戶，拔腳逃避危險。跌風就陷入一發不可收拾的絕境。

一二一 增資中的權術

因為要講點眼前的風景線，請讀者原諒我採用×等符號來代替某種人物。

×是總經理，在董事會上做了個動人的營業報告，就是提出增資一千萬元的建議。辦法是二股送一股，餘額溢價發行。董事們都含笑通過。於是定期召開形式的股東會。並在董事會散會前，相約不單獨收買，並互守祕密，預防激動股價上漲，各就可能的資力，把款子彙交給×，讓他集中收買，將來按各人出資數平均分攤。所以散會之後，大家不動聲色。但公司裏的職員們已微有所聞，先去四出張羅。董事們在外也都吞吐其詞，使得外界疑信參半，跟着收買。這家公司的股價便一時上漲。可是二個星期內，×始終不動聲色。職員們的失望情緒高漲起來，有的因已多少賺了些而在趁高出售了。外界人怎禁得趨

公司職員出籠的刺激呢？市價就一瀉而下，跌得比未漲前更低。

又過了一個星期，文書科奉命召開股東會，股務科也奉命開始辦理增資贈股認股等手續。他的關係股票號都先後接到×的委託收買老股一千股，五千股不等的委託書。公司裏市場上的空氣大變了。股價立刻急劇回上。職員們每天被親友們探詢增資消息的電話忙着，大家覺得只要買進，就會發財。

在舉行股東會前一天，×又在董事會上提出了個報告，每個人都可收回前繳的資金，同時又可分到與現金數相等的股票。換句話說，他們這些股票，是不化一文而白賺的。×受着各人的感謝與恭維，驕傲地說，我在第三個星期內暗中收買，第四個星期內公開收買的已只是一個零數。現在市價較前漲出三倍，所以出售了一半。還本之後，還可以白賺一筆，公司裏也得了一筆盈餘，再加計增資股款收入，又可以買進一批原料。那末到今年底，連現在所存的原

料合計估價，當可再來一次倍額增資。

股東會上揭曉了增資贈股等辦法後，市場上的興奮就完全消散。而且又因除權除息的關係，把市價沖淡到與票面不相上下的程度。於是一般外界的投資者，出了三倍的錢，只拿着僅合成本二三分的新股收據，才發覺自己做了筆蝕本生意。

一三三 洗濯式的權術

前世紀末葉，美國砂糖大王哈威瑪組織糖業托拉斯，委託克因發行普通股。克因當夜發出三百多張定單，動員各地經紀商，收買別家糖業股票，把哈氏撥給他的發行資本，幾乎全部化光。

哈氏看到別家糖股漲價，獨不見自己普通股登場，便向克因查詢。克因舉直相告。哈氏勃然震怒，「我不是請你買人家的股票，而是要人家買我的股票」。

克因笑出聲來：「請閣下等我下星期的報告罷」。

到了下星期，一般糖業股價已漲出六成，托拉斯的股票還是不見動靜，克氏還是笑着說：「不知道鼠肉味兒香的貓，怎能叫牠捕鼠呢？」

在一般糖業股價平均漲出八成模樣的時光，素居證券市場中堅的鐵道股票已黯然無色。一般投資家連家庭婦女廚師老爺們，都在做着糖業公司的股東了。托拉斯的股票於是初露頭角，不到十天，市價已漲出票面五成。可是他的實際資產，據說只在票面五成之下。所以克因手裏的股票出清之後，市價就乏人支持，一下子都跌進票面了。

哈氏拍着克因的胳膊笑着問。「你怎樣把人家的股票脫手的呢？」克因聳着肩說：「買十萬，出十二萬，這就叫洗濯方法呀。要不是人人歡喜糖業股票，那末誰來歡喜我們的股票？」

最近股價一般上漲，大中華火柴最堪注意；從六月十五日漲起，一路勢如破竹，本月五號已迫近關，六七兩天轉疲，八號一跌就到，豈知九號一跳又到關邊，十號就破關而出。這是自然現象？還是人爲現象？果然不敢說。假使不

幸而是人爲的，那末六七兩天的轉疲，八號的崩瀉，就因只出不進之故罷。九號的突昇，也許已在抄襲克因的手法，那就是『進十萬。出十二萬』的所謂『洗滌戰略』罷？

一四 滑頭證券的騙局

虛設滑頭公司，發行股票，騙取資金。這種事，在美國華垣街市場上，屢見不鮮。

美國聯邦政府組設的「證券及交易所委員會」，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底止的過去一年間，接受到四千一百多件申請發行股票的案子；然而能核准的只有三千二百多件。此外都有問題。而查明內容空虛，全部滑頭的，倒有一百五十九件之多。實在使人吃驚。

這個一百五十九家滑頭公司中，有一個名稱很新奇的公司，叫「小學教員同濟股份公司」。由丹尼希州的小學教員們組織設立。公司董事，都是各校的校長。每股額定美金五十元，但實收只要美金一角，就可以做股東。因此當地

的小學教員，大都是他的股東。

每股實收金額只要美金一角；倒並不是聚沙成塔，薄利多賣的意思。這不是另一個陰謀裏的魚餌。藉此吸收一般小學教員，都加入合作。跟他發生關係。於是他既可向這批廣大的小學教員，進一步鑽他另一個圈套；即使小學教員不鑽他圈套，但在社會上，可以助長他的聲勢；由一般小學教員都能承認是他的股東，便可使社會上的一般人士，鑽進他安排着的另一個圈套。

所謂另一個圈套，就是發行一種公司債。這種公司債，和一般的大不相同。普通的公司債，都是將債本一次收足；而後定期還本付息，然而這個公司發行的公司債，卻不然。債本是分五次收足。每年收一百五十元，連收五年。合計本金七百五十元，第一年起，開始付年息四厘。連付十年，合得利息總額二百四十元。

十年期滿，一次還本七百五十元，另給本公司股票五股。每股票面則寫明美金五十元。即合股金二百五十元。此股金與前得每年股息合計四百九十元。約合年息九厘左右。在美國的低利社會中，這當然很能引人入勝了。

因爲這種辦法，具有（一）零存整付的儲蓄意義，很合小學教員的心理。（二）利率優厚，非其他投資得與比美。（三）公司董事，都是校長之類。公司股東，都是小學教師。當然斯斯文文，彬彬有禮不致騙人。（四）發行這種債券，申言經營全州國民學校及小學教員的文具用品及消費上的合作事業。國民學校及小學教員，都是股東；這合作事業，非特有功社會福利，而且營業也必鼎盛。所以認購這種公司債券的人，很多。不僅小學教員，都湊了錢認購。小學生的家長，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也都紛紛認購。因此第一次就收到了一百多萬美元的債本。這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了。

這個公司，發行這種債券的手段，雖是十分滑頭的。但公司當局對於這筆錢，卻還用得正當，他們真的認乎其真的辦起文具用品等消費合作事業。着實也賺了不少錢。

「證券及交易所委員會」對於這種債券，倒還不甚反對。但是對於這個公司的股票繳款辦法，卻大大反對。因為每股金額，既定為美金五十元。怎麼可以只收美金一角的呢？據該委員會的調查，該公司的發起人，大都只付一角。但有許多股東，有的付二元，也有付十元，還有十足繳付五十元的。所以提起公訴，控訴他犯着欺詐的罪。

股票本身，既犯着欺詐罪。因此這個公司債券，自然也連帶犯着欺詐罪。因為公司債券的契約上，明白書明十年還本之外，又加贈票面五十元的股份五股。照該委員會的意思，這五股只值美金五角，所以有二百四十九元五角的欺

騙金額在內。所以股票，要禁止。這個債券，也要禁止。

但丹尼希州地方政府當局，因為該公司的實際行爲，確在經營消費合作事業。並非欺人自利；所以同情該公司，出爲支援。認爲應該責令該公司股東，補足其應繳的股款。不宜禁止這兩種證券的發行。但是該委員會，認爲根據一九三三年的「證券法」，畢竟不容例外。於是官司打到大理院，結果該委員會獲勝。州政府敗訴，勒令該公司清償全部債務，並把公司結束清理，關門了事。

一五 罐頭大王亞莫

芝加哥的小麥與牛肉，領導着世界的食品市場。亞莫是芝加哥小麥市場的英雄，同時又是牛肉托拉斯的巨頭，是美國第一個食品製造工業的開山祖。

牛肉莊老闆，每與飯鋪老闆，具有同一類型，肥頭胖耳，顯得眼睛小，鼻子尖，頸項縮在領口裏，似乎怕人抓癢的一般，肚子高高突起，叫人擔心他的褲子會隨時脹裂，立着只見肚子，坐着兩腳不着地。亞莫的兩手，習慣的插在褲腰的口袋裏，嘴裏啣着雪茄。恐怕他一生沒有看見過自己腳頭下的土地。

這麼一個人物，跟華垣街的老獃獃哈代……瘦長個子，兩顴高聳，高脊擡肩，恰成一個絕對相反的對照。就是論個人的個性，也完全不同。雖然兩個人都是投機市場的惡霸。

亞莫可說是個樂天主義者，終年嘻嘻哈哈。他最歡喜說笑話，而且他自己總要比別人笑得多。有時別人聽不到幾句已沉沉睡去，但是他還在越講越好笑，笑得把兩隻胖手，從腰袋裏，拔來拔去也拔不出來。

雖則如此樂天，辦事卻從來不假借。絲毫不許馬虎。他的罐頭牛肉可以暢銷世界，就靠他這個信用。那就是乾淨，決無一點雜質污垢，便做出了牌子。

憑他的這副牛性，蠻幹；已可以做一事，就可以成功一件事。何況他還有龐大的產業，雄厚的資力。天性如此，朋友也不會少。沒有人討厭有這樣的一個朋友：就是有人討厭他，他卻不討厭別人。所以他在市場上一出現，不知不覺中，大家都和他站到一條陣線去。很少敢有跟他挑戰的人；因為他從來沒有示弱過一次，就是吃了虧，只有他自己肚裏有數；等別人剛曉得底細，卻又立刻會相信他不折一兵一卒，早已巧避了損失。

亞莫這名字，初次轟動是芝加哥小麥交易所市場的，是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他和喀夏聯合，大做多頭，造成普遍的劇烈的軋空風潮。迫得空頭走頭無路，入地無門。終於向交易所的仲裁委員會提請仲裁，才折衷了事。從此就威聲四佈，立下了擂台。

有一次的驚人傑作在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他處於空頭地位：最初出師不利，最後才反敗爲勝。這次經過，可謂險極之至。

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四月的芝加哥小麥市價，每蒲什耳七角二分，市氣十分萎靡。有個大地主的大兒子，叫賴特的青年投機師，動手收買，麥價便開始回漲，到八月底，九月期交貨的小麥，已貴到一元五角。這時，亞莫出軍了：「賣啊賣！」一般人也跟着「賣啊賣！」大家「賣啊賣啊！」市價也就賣到十二月期的一元二角。

亞莫出動，而竟只有三角上落，豈不大失面子？而對手，卻是一個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夥子，豈不是後生可畏？

「假使可以陸續交貨的，十二月期再賣出五百萬蒲什耳。」亞莫對賴特說。

「到了那個時候，說一聲『對不起』，是不行的。」賴特覺得自己已經占着上風了，因為他在肚子裏忖着：「這大胖子，實在是個銀樣蠟槍頭。一定是賣空；殺他一個痛快罷。」

「十二月到期交貨，陸續交清，至多不出一個月，行不行？」亞莫做出沒有把握交清的樣子。

「好罷，貼半個月利息罷！一賴特提條件，接受了亞莫提出的陸續交貨辦法。」

這一度交涉，成交了。市價因此跳了起來。因為多頭勇敢，空頭氣餒。殊

不知亞莫拋出十二月期五百萬蒲什耳，還是小交易。他的主力，是拋出翌年六月期的一千萬蒲什耳。這是在賴特買高了市價之後拋售的。

十二月在芝加哥小麥市場上，是一個可怕的月份。因為此時天寒地凍，出貨最難。市價經常高漲。亞莫對於交貨的遲疑，人心倒也不無膽怯。大家唯恐到時真的軋空，所以賴特的地位，實較亞莫佔優勢。

事情又太不巧，這年又恰是特別冷，好幾天遍地白雪，數日不溶。所以十一月底，市面已被多頭控制。軋的局面，已經造成。

「密西根湖面，冰厚一寸，」「密西根湖厚冰結成一面大鏡子。」芝加哥小麥市場上的市價，跟着冰厚一寸，二寸的那些結冰消息也一角二角的漲起來。

這時，亞莫只有二條路好走。不是認敗補進，便是想法向產地採辦。假使認敗的話，那末市面可以漲到不知所云的高度，資力果然不打緊，體面未免掃

光？「亞莫死在小夥子手裏，」亞莫死也不肯瞑目的。所以只有向產地直接採辦的一法。

亞莫跟許多海運保險公司接洽，但一般保險費率，都乘機抬高。幾與補空一樣的不利，氣候一天天冷，湖冰一天天厚，交貨期一天天近，人人替亞莫着急，亞莫還是兩手插在腰袋裏，講笑話，還是自己先比別人笑得起勁。

在這個時候，亞莫一面繼續不斷的拋售翌年五月期貨的預定數量，一面籌劃着如何向產地直接採辦的辦法。他放棄了委託保險公司代辦的念頭，自行在產地租賃了許多汽船，組成了運輸隊。另外用着小蒸汽船，裝上鋼鐵的撞角，做開路先鋒。擊碎堅冰，闢出一條航路，讓這大隊運麥船，浩浩蕩蕩地，從西北部各州市場，直接把小麥運進芝加哥港。

十二月十八日，亞莫第一次對賴特，交出一百萬蒲什耳，這一個驚人消

息，在市場上傳出來的時候，空頭朋友，無不歡聲雷動。多頭相顧失色，急急斬結。市價就直瀉而下。至十二月底，亞莫已經把五百萬蒲什耳，全部交清。市價也跌進了一元之內。亞莫在九角的市價開始補進，翌年五月份，補到一元一角時爲止，已把陸續在一元〇五至一元六角市價，先後拋出的翌年五月份交貨的一千萬蒲什耳小麥，全部補進。於是凱旋而歸。

亞莫的這種作戰，完全利用公開的弱點。因爲十二月交貨之困難，既是大人都曉得的。一旦而竟能出人意外，勢必引起反動。反動，便替他確定了成功的基礎。

一六 公子哥兒賴特初出茅廬

在十二月初，因爲天氣嚴寒，海運爲冰斷；小麥來源告絕；亞莫交貨大感困難，賴特處着絕對優勢。豈知亞莫用盡心機，終於敲破湖冰，把小麥從產地運到，在十二月十八日那天，第一次交出一百萬蒲什耳，市價隨之大跌。到年末，又陸續交清了五百萬蒲什耳，亞莫的鐵腕，壓碎了多頭陣線，賴特呢，全部現款付清，毫無遲疑；並且還不斷的拖進。

賴特的不斷大量收買、全世界的小麥存底、大爲告缺，遠爲常時美麥的出口，佔世界出口麥總額三分之二以上。整個美國西北部各州的麥產，大半都做了賴特倉庫裏的俘虜。

進入一八九八年，世界各地都有糧荒的威脅。戰雲又從古巴島傳出來，到

處都神經緊張萬分。麥價跟着跳起來。賴特就一面拋出手裏的存麥，另一面套進本年五月期收貨的期貨。

西美戰爭，已到了破裂的階段，各國預防萬一起見，都紛紛囤積穀起來，麥價一路順風，飛遽騰漲着。賴特不讓這個機會錯過，就大量的把小麥賣給外國，其中購買最多的是法國，法政府爲了便利進口計，並停止小麥進口稅，同時又盛傳帝俄有禁止穀類出口的傾向。帝俄的烏克蘭，大家都曉得是歐洲的穀倉。帝俄禁止小麥出口，歐洲麥價漲勢益烈。

真正是賴特的黃金時代。他不斷套出手裏的存麥，又不斷套進五月期收貨的新麥。全世界各地市場上，人人都跟着他買啊買啊的做多頭。賴特已是世界的小麥大王了；已是支配世界麥市命運的命運之神了。芝加哥人，都把賴特呼之爲「小麥市場的拿破崙。」

賴特依照着預定計劃，無限制的收進五月期收貨的新麥。在榴花吐紅的五月之初，這個青年戰士的手裏，已帶進了三千萬以上蒲什耳的小麥。把一般空頭，殺得屁滾風流，紛紛補空，狼狽不堪。五月五日的麥價已漲到一元五角，同月十日已漲到二元多。

一八九八年五月，幸福之神，正向青年拿破崙的賴特招手。假使他不錯過這個機會，斷然的處置他手裏的小麥，拋售世界市場；那末他至少可以獲得八百萬至一千萬美元的巨利。因為他每蒲什耳，平均可贏八角半左右的利益。

但是這少年賴特，錯過了這不應該錯過的機會。他畢竟經驗不夠，而魄力過分。同時他又立意打倒亞莫的空頭勢力，因為亞莫曾有一千萬蒲什耳的空頭，陸續賣給賴特，並且要在這個六月份裏交貨的。他等着六月裏再來一個軋空風潮。顯顯他的顏色，給亞莫看看。

是的，亞莫在市價連續暴漲的五月份，內心當然苦悶的。賴特派出去的情報員，隨時來報告亞莫大胖子的當時生活情形，總說：「胖子雖然還是比別人笑得多，但是兩隻手，插在袴袋裏的時間，卻比較的少了。」「胖子的手，現在攔在椅子的靠手上；沉默着。」當然，這些情報，更加強了賴特的勇氣。他自忖着，這次可以得到一個澈底的勝利。

但六月一日起，這個少年拿翁的命運，完全逆轉了，新麥上市在即，基薩斯州，茫茫一片，都是金黃色的麥田。農民們都盡一切可能，利用麥市上稀有的這個寶貴機會，加速的收割與拋售。而世界各國的麥商，也滿船滿船的把麥裝到芝加哥來。帝俄的小麥出口，也解除了禁令。

這時賴特還堅持着囤積，雖則他的囤積已達到破裂的程度。他用盡了他父親所有的資金，還不斷用小麥向銀行抵押。同時他計劃阻止歐洲小麥的輸

美，直接到歐洲去搜購囤積。另一面到美國西北部各州小麥產區，大量搜囤新麥，不讓他流入芝加哥市場來。可是聯邦政府，似乎故意跟他爲難，卻在這個時候發表小麥豐收達六億四千萬蒲什耳的估計。

六月十三日這天早晨，還沒有等得開盤，跟着賴特的那批經紀人，先大量的脫售。一轉瞬間，市價就狂瀉了二角半，多頭陣線立即開始崩潰，開盤後，市價直瀉下降。不到一天工夫，二星期前穩得的一千萬巨利，一掃而光。反負上了幾百萬元的損失。由他父親出來辦理善後。

賴特一個人的失敗，全世界的人民，都歡聲雷動，謝天謝地的互相慶賀着。因爲麵粉一包的價，也從八元一下跌到三元八角。謝謝上帝，重重的微罰了這個操縱民食的惡魔。亞們！

一七 空頭公司

傅爾登氏：有一家公司用一千萬元的證券銷於公衆後，又另外用五百萬證券組織，名叫英秀期，歇斯的這個公司。公司幹部出資五萬，然而他們有決議支配的權利，可以隨意變更董事會，左右公司的政策。

世界不景氣的時候，當然要蝕本，一九三二年底損失共計一千一百萬以上，該公司的有價證券之類，跌剩四百萬元。

當時，公司的支配權股，以二百萬元價格賣出，因為已經整理過了股票，所以公司的新支配權人，認爲這二百萬元，是適當的價格；又以爲信託投資也是公司的資產，也付出了錢，實際上，這二百萬元支配權股，也已賣給了信託投資。並且一年之後，這種信託投資的證券，又自四百萬美金，跌到了二百萬

美金。

上院議員華格納氏：「錢是作何用途？」

傅爾登氏：「是這樣的，他們把信託投資的證券賣出以後，又將那些毫無價值而已經賣出的證券買了進來。在賣出的價錢中間，二百萬美金是被用作信託投資的。」

上院議員華格納：「那末，有誰賺錢麼？」

傅爾登氏：「是股東麼？」

上院議員華格納：「不。」

傅爾登：「是公司內部的幹部麼？」

上院議員華格納：「當然是公司的幹部。」

傅爾登：「結果，公司的新支配權人，付給了公司內經營的幹部二百萬美

金，然而以後信託投資又拿這一筆錢付給了公司的支配者們，（換句話說，這一次交易中，信託投資方面實際上對於公司支配人方面多付了錢）所以這二百萬美金，也許可以說是公司經營幹部所賺的吧。」

現在真相大白了。最初投資於這家公司的人們，實在不過投資三十萬美金而已。

當時，這三十萬美金，英秀朗，歇斯公司又拿它投資在新英格蘭債券公司的股票方面。這家公司是一家公開的信託投資公司。

除了這家新英格蘭債券公司的股票以外，英秀朗。歇斯公司持有某一家熱門的交易所股票二十萬美金，以及別種股票。

當時依照公司幹部自己的計算，資產全部總在八十一萬五千元以上。因此，假使承認公司幹部的價值，那末公司清理的時候，帳簿價格，每股就是

二·八〇元乃至二·九〇元。

這家公司，胡亂地讓信託了的個人和銀行，結夥來管理，這些人保有了近乎百分之三十的股票。

他們商議定了，以這百分之三十的股票，用每股三·六〇乃至三·七〇元賣出，然而這協定中間，因為每股價格特定了二·七〇元左右的關係，對於管理的價格，每股承認了一元上下。

然而，公司就這樣的完了；那些投資顧問，就對董事提議，此刻只要把公司清理，把剩下來資產，還給股東。不過他們不但沒有接受這種提議，反將這家公司的管理權賣給別人，又在出賣的契約上，訂定罷免董事的條文。如此一來，舊的董事們就逐步辭職，收買公司的人，就當選了董事。這家公司的全部負擔都套在這些新董事頭上。

可是這些公司的買主，雖有律師們辯護，終於判決有罪。現在雷維司，巴克監獄中服役，因為他們原來也是身無半文的；他們也用了下面的方法，買取這個公司的管理權。他們拿加拿大國籍做幌子，組織一家公司，叫做諾桑·飛斯卡公司。他們過去都是信託公司的捐客。這一次，獨立幹了這一件冒險的事業。然而他們出資只有一千八百元，發行一種詐騙性的廉價股票；當然數目至少數千股，外表裝得很好。公司組織，當初出資現金一千元，而且，除了付法定手續費以外，到手了有決議權的全部普通股票。

這樣，他們不過用三千元都不足的钱，來投資於公司中，可是，卻用五十萬的代價，把公司的優先股賣給了某一家店舖。這一家店舖，照我的看法，大概是一幫的共謀者，或者是活動份子，總而言之，英秀朗，歇斯公司的新董事，和某種契約結合在一起了，這樣：就拿五十萬現金，把五十萬的優先股，

賣給了英秀朗歇斯公司。

這件事情的開始，英秀朗歇斯公司，提供了這全部資產的八分之五；而且直接拋出了可以換取現金的資產，全部去買受一家總額不過三千元的公司。

這種事，倒底在世上絕不會允許的。因此，諾桑飛斯卡公司，爲了要裝得有資產的樣子，他們就拿諾桑飛斯卡公司的名義，去買取英秀朗歇斯公司的普通股；然而卻用近三十五萬元的現金，去買取這些股票；你想：英秀朗公司，不是要至少要損失十一萬五千元麼？

說到董事，這些新任的董事們，外表看來很正經，但是我們可以知道他們都是一些毫不感到良心責備的人，追根究底說來，這五個人的董事價值，每人不過一百元左右罷了。

總而言之，英秀朗公司的管理權，漸漸落到這些陰謀家的手掌中去。他們

以爲拿英秀朗·歇斯公司的五十萬元，投資於沒沒無聞的新公司，（加拿大藉），這種事，發表於借貸對照表上，給外界的印象不好；所以他們不單單抓住了英秀朗·歇斯公司的管理權，還買進其他別種信託投資，比較來得好。根據這個結論，所以又買受別的信託公司。

他們第二次收買的信託投資，是特來亭公司的股票。他們決定用十五萬三千元左右來收買，然而他們沒有想到十五萬元的付出，一時要向銀行去借，是很麻煩的。因此就大膽的開空頭支票。

他們以諾桑·飛斯卡公司的名義，打出和他有來往的銀行支票十三萬一千元；當然，這種支票不會有什麼保證的；所以這種支票，不能兌現的。

大概他們在銀行·所有的現金，不過二萬左右；和此空頭支票金額合起來，剛達十五萬三千元。諾桑·飛斯卡公司就拿這筆現金和支票，貸付給英秀

朗·歇斯公司；同意英秀朗。歇斯公司根據契約，買進特來亭公司的支配權利股，而且握有董事會的支配權。

特來亭公司就用這張空頭支票，再從英秀朗。歇斯公司方面，買進諾桑飛斯卡公司不值錢的優先股，額面只用十七萬五千元買的。這種優先股，諾桑飛斯卡公司把他當做有價值的東西，交給英秀朗。歇斯公司。

可是，只用十三萬一千元不值錢的支票，要付給諾桑飛斯卡公司的股票十七萬五千元，是無理可喻的。特來亭公司對於英秀朗歇斯公司，除了這一筆不值錢的支票以外，還付了四萬多元；這四萬多元錢，還是賣了直接可以換錢的有價證券而調度來的。

這樣一來，英秀朗·歇斯公司，除了向諾桑飛斯卡公司借了的不值錢支票以外，又有了四萬元的現金，可以派用處。

英秀朗·歇斯公司，就還給諾桑飛斯卡公司向他們借來的二萬多元，以及不值錢的支票。

因此，我們就明白了：諾桑飛斯卡公司最初所發行的這筆不值錢的支票，老是在這種交易的圈子中兜圈子；一次也沒有向銀行去提取過，仍回到諾桑飛斯卡公司賬上去抵銷了。

但是這種交易，我們可以明白：英秀朗·歇斯公司，特來亭公司，諾桑飛斯卡公司，都是有損失的。不久，聯邦法院除了立證的理由以外，對於爲什麼要做這一樁交易的理由？卻沒有發現一種道理來。法院方面，認爲只是各種人物，在每次交易上，都可拿些手續費，如是而已。

一八 黑板上的秘密

杜先生近來對華股的買賣，發生了相當濃厚的興趣，這原因他曾對友人們面前爽直地表明：「我之所以對華股買賣興趣日濃，想藉此搶搶帽子，貼補家用；而另一方面，在股票買賣的過程上，學點做生意的門檻，橫豎我白天裏在寫字間掛着名義上的職位，去不去聽便。樂得在股票市場跑跑，雖然未能如何賺錢，倒也可以在市場裏消遣消遣。」

他的朋友們都覺得杜先生說話的坦白，其中有位林志甫的，因和杜是比較接近，所以常常可看到兩人同時在股票市場裏形影不離的商談着，當然囉，所談不外是股票的走勢及其他。

每天，恐怕十點鐘吧，正是股票市場緊張局面的展開，男女老小的各色人

們，俱擠滿着，各經紀人字號商裏，當然杜先生和林志甫也是在這一羣裏的兩位。最熱門股的大北鐵礦股，大家都雙目注視着黑板上市價的變化，因為熱門股可以買得進，也可以賣得出，不論在市面活動或呆滯的當兒，都可以隨着買賣戶的心思，所以大北鐵礦股是跑股票市場的人們，都覺得是可以做的，猶如美貌的少女，大家都想追求她一樣。然而這天股市正在展開上漲的走勢下，而大北鐵礦股的市價，卻在步步下降着。一般人們都感覺大北鐵礦股怎麼爲步步下降，而卻聽不到有利賣的傳說，真是莫明其妙的互相探詢着，當然杜先生也想亟於知道大北鐵礦爲什麼單獨下降，向林志甫道：「噢！今天大北鐵礦，爲什麼在衆漲獨跌下展開着？」

林志甫當然也回答不出跌的原因。

大北鐵礦股在黑板上的市價，初開爲買進十四元半，賣出十五元，拔開不

過五角，嗣後即在每檔二角半差度下，而跌至十二元半賣出，而十一元買進。在平常時候，買進與賣出拔開價是常循着五角距離，這時買賣拔開價竟達一元五角，大家在竊竊私議着，大北鐵礦今天竟會如此距離，許是內部有不穩的消息。因之引起散戶恐慌，紛紛在賣出。杜先生手裏還有一千股大北鐵礦股，也覺得出售轉買他股爲上策，雖然成本是十三元，核算起來要虧本二千元，心裏雖然懊惱，何不在開盤後就賣，反之，轉買三水水電股，在這時可賺起二元一股了，即買東金紡織，這時也可以賺起一元半了，在這樣猶豫之下，終具了決心賣出大北鐵礦股。「老杜，你的大北鐵礦股今天恐難回頭，挺下去？加碼是機會了，我看也不致如何再跌了。」林志甫對杜先生說，同時手指指着黑板上的市價。

杜先生在心裏已決定賣脫，聽了林志甫的話，笑道：「我想賣出去，來掉

進三水水電股加碼不是生意經。」

杜先生終于照黑板十一元買進的市價，售出了大北鐵礦股一千股，掉進十三元的三水水電股一千股，心裏很得意，因為三水水電股買氣熱烈大家爭進，看苗頭有哄上去的預兆，果然不到二分鐘，三水水電股升至十三元買進十四元賣出，反之大北鐵礦股再下跌至十元〇五角買進，而賣出卻依然十二元半。

「老杜你今天帽子可搶着了，三水水電是在上升，大北鐵礦幸虧沒挺下去。」
「所以我決計不挺下去，也不加碼，此刻已是十一點一刻了，你看大北鐵礦恐還要跌下去，尙不能站定呢。」

又過五分鐘的時候，大北鐵礦的買進市價依然十元〇五角，而揩去了賣出市價，同時傳出煤礦可得政府一筆貸款，增加生產，而三水水電股升至十四元買進，十五元賣出。杜先生本來是搶帽子的，心裏想三水水電能再上升一檔至

十四元五角時，決計出售了。果然黑板上的市價出現十四元五角了，而大北煤礦回漲了，十一元買進，賣出依然沒有市價，於是急急擠向櫃台前預備賣脫，正要開口要賣出，而黑板上的市價改爲十三元半買進，十四元半賣出。至是猶豫了一會，已是到十一時卅分了，而股市大勢卻在急轉了，漲風回平，趨向下跌，原因散多獲利紛紛了售，三水水電股也迅速下降，而大北鐵煤卻衆降獨升的展開着，而進出價距離已恢復五角，杜先生覺得趨勢逆轉，不能再猶豫了，急忙售出三水水電股，而價已跌至十二元半買進，不得已忍痛了售，而大北鐵礦股疾升至十四元買進，大家在搶進着，於是杜先生氣憤極了，因爲今天吃着兩面耳光了。

「老杜你既賣出了三水水電，何不再來補進大北鐵礦，或可以扯平呢。」
「大勢在軟下去，到收盤市大北鐵礦恐要稍回，再補不遲現在是十一時四

十五分了。」

好像大北鐵礦股和杜先生爲難似的說：「你不立刻補進，偏教你不會再補」在十二點鐘時，大北鐵礦是十五元高價收市，當然杜先生要想回小補進，至是不會再進了。

杜先生今天是遭兩面夾攻，心裏很是懊惱，同林志甫離開了股票市場：「今天不利，我們還是到酒店裏飲酒去吧！」

在酒樓的一角，杜先生和林志甫相對地在飲酒。隔桌上許是三個櫃面鬼興高彩烈在哄飲着，其中一位穿西服尖頭，鼠眼瘦小的中年說「我們要慶祝大北鐵礦旗開得勝儘量飲酒。」

「老李！要不是我們把黑板的買賣市價故意拔開過遠，恐怕還有散戶跟買。然而拔開二元之後，迫使散戶們心慌起來，果然預定計劃是達到，在散戶

斬售將盡時候，我們再放出利買之謠來轟動散戶人心，終因大北是熱門股，所以不難使散戶再來熱烈地買進，這事還是全仗趙王兩大老闖的相連，而有如此成功。

接着這瘦小姓李的說：「一般散戶，以為買賣價今天突然拔開如是之多，許以為大北有什麼問題，其實我們故意拔開，表示着大北股買進乏人，這樣，散戶一看情勢不對，而紛來吐售，至於我們賣出價與買進如是相差當然使得散戶不敢問津讓我們可多多吸收，這是黑板上的買賣祕密，一說穿了，就不易教散戶給我們騎了。」

一個胖臉的中等身材，面有小麻的說：「老李，老何，不必再談生意經，我們趕快飲酒，過後還要向趙，王兩大老闆面前去報告今天的成績呢。」

杜先生至是明白了今天的大北股票，是給黑板上的所謂「祕密」吃虧了。

一九 電話裏出毛病

王先明在一家寫字間裏當小職員，整天在忙着辦公事，可說是「忠於服務」的。因物價不斷地的高漲，迫使他心裏異常的煩惱，唯一的原因，是薪水所入，不夠開支，雖然對寫字間的位置並不怎樣留戀，可是一旦真欲放棄辭職，卻也惴惴起來，他對人老是這樣說：「這裏的位置是啃沒有肉的骨頭，啃之無味，棄之不捨。我的心裏，有如是之矛盾。」其實並非他心裏的矛盾，實際上是沒另外高就的地方，戀在寫字間裏，不過等候機會罷了。

他覺得物價這樣的漲上去，真是不能活下去，終要動動腦筋，想法子賺些外快，眼看同事之間，都在想法子賺外快，做掮客，做金子，做股票，尤其是做股票，本輕，利重，十幾元一股的小股票，不上幾天，便會漲上數元，雖然

下跌也可能，不過持之以恆，終有回漲的來臨機會，這不是穩照牌頭的賺錢嗎？祇要看同事中做股票的，常常賺錢，就是個穩妥的賺錢途徑。於是他是下了決心，要做股票，賺些外快了。

小馬和王先明是要好的同事，他做股票已有相當時期了，所以對股票經紀人大多熟識，當然王先明初出茅廬，勢非叫他介紹經紀人不可。小馬於是很忠誠的給他介紹一家一大經紀人號家，並關照他你以後要做股票，可以自己來做。

在股票行情奇俏的時候，王先明決心要嘗試做股票了。他選中了熱門小型大興襪衫股，便向經紀人號家的營業員說：「張先生，大興襪衫什麼行情？」這時黑板上寫着十四元進，十四元半出。這姓張的營業員搖了通一大對講電話的號家詢問：「大興唯行情」一聽之後，便回答道：「此刻十四元半進，十五

元出。」同時關照寫行情員對大興襪衫改寫行情，「你要買進還賣出？」

王先明曉得大興襪衫股行情又漲了上一檔，要買就買了罷。「我想十四元七角半進一千股」，姓張的營業員又搖了對講電話：「大興合行情」？對方在話筒裏的回答「十四元二角半進，十四元七角半出」，同時他把手捏住了話筒說：「十五元賣出，七角半不行」。王先明覺得還價不能夠買進，就出十五元進吧！營業員把手伸上捏在柄中，口對話筒說：「大興來一千股」，對方回答「一千七角半」。營業員把電話放下說：「王先生已買進了」。

王先明買進大興襪衫股之後，旁邊一位十足投機鬼式的陌生人對他說，「你剛才進大興襪衫十五元二角半盤子被他們吃去了。」

「怎麼會吃盤子，我明明看他們從對講電話裏買進，我出十四元七角半，對方不肯，所以十五元是進了，而且清楚地說十五元賣出，他並未放下電話對

我說。」

「這是你不懂他們吃盤子門檻，你須注意。營業員手捏的電話，是有機關的，其實也並非是機關。剛在營業員在搖對講電話問大興嗆行情時，他的手捏在電話柄中，繼之對你說「十五元賣出，七角半不行」之前，他的手已從柄中移下捏住話筒，雖然電話並未放下，正因他把手移捏話筒對你說話，不會使聲浪從話筒裏進去，對方也無從聽到，所以儘可不必放下，所謂吃盤子的機關，也就在這上面，更有的營業員，他在吃盤子時候，可以不必用手捏住話筒，仍在柄上，而把拿的電話向前或向後歪一些，使口不致對話筒成直線，也可以把對客戶說話的聲浪，不會進去。這種的吃盤子門檻，一般大多是不注意營業員的拿電話的動作。」

王先明至是明白了，剛在營業員會把手捏住話筒，正是他施其吃盤子的門

橙：「你怎麼會知道吃盤子是二角半，或許五角？」

「他們吃盤子最低是二角五分，超過二角半以上當然也有，不過要看行情漲落的變化如何。在你買的時候，行情是站穩着，當然不能多吃盤子，倘使在倏忽升降的時候，盤子當然多了。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有時不吃盤子也有的，那是必然市勢呆滯的當兒，他們想單賺些佣金，也够了，就不會吃盤子。所以，莫看輕一隻電話，正是鬼計多端在變化呢。」

王先明說：「你是老內行了，教給我吃盤子門檻」。於是大家不期而哈哈笑了起來。

二〇 未卜先知

張良民是福昌證券號的營業員，你莫瞧他的外表，不成人樣，頭髮常在三寸上的養着不剃，滿面鬍子，圓眼闊嘴，而且面部上還有着幾個大麻子，可是他的做交易的本領，確實是超人一等。倘使你是個他的陌生客戶，不要以為他的外表這樣有些嚇勢，而不上前，倘你上前去和他做交易，他終可以給你這一筆交易的成功，而且行情方面，他給你個不吃虧。所以和他相熟的客戶，更是樂於和他做交易，因為沒有牽絲與攀藤，做得成功做，做不成功爽直地回絕。又因他的個性是很爽直，從來沒有怎樣把狡計在相熟客戶使弄過。所以在證券市場中，他的聲名相當的響亮。綽號遂亦無形中成爲大家所熟悉「醜鬍嘴」，而他並不因此而忤，反之，他說：「我的綽號，是貨真價實，叫我『醜

鬚嘴」，於我無損。「心胸之豁達，可以想到他的個性爽直。

每天，除星期日及例假日以外，他必風雨無阻在早上八時到證券號來做事了，慣常和他打玩笑的朋友們，開口必定說：「醜鬚嘴，你昨天夜裏又遭你的太太拒絕接吻沒有？」因爲他常常說：「有了鬚嘴接吻享受，難以盡興，做內人視我鬚嘴有如刺蝟奈何奈何！」所以大家都把這玩笑當做日常第一課。接着互相地談起生意經。某一天的上午，風帥雨伯，大戰天空，往日到號裏做股票的客戶們，大多裹足，因之交易也冷清清地，對外電話的鈴聲，接連的不斷，因爲一般客戶藉電話做交易了。突然他接着一個陌生人的電話。

「你是張先生嗎？我是貴號客戶李彬秋先生同事的介紹，請問永安紗廠啥行情？」對方在電話中詢問「是，你這位貴姓，此刻行情四千元，四千〇五十元」；「做姓林，四千元買進，四千〇五十元賣出，你看行情怎樣？」

「行情的走勢尙形穩定，進也無妨，出也不致吃虧。」一面回答，一面把左手一拍戴眼鏡的客戶肩上說：「你要買進永安紗廠股票，現在有賣戶來了」。

「對不起」！對方的電話是掛斷了。

張良民放下電話，那戴眼鏡的客戶說「是不是一千股頭寸？」

「不知多少股，現在對方電話掛斷了。」

「鬚醜嘴，你又要尋開心，曉得我要進紗廠一千股，根本對方不會說要賣出，你怎麼對我說有賣戶呢？」

「你別心急，對方必定會賣出來的，因為我可以預斷是賣出。」

「你不是神仙，人家不過來問問行情，你怎能知道別人肚裏的心思呢，不要開玩笑了。」

「除非對方今天不賣出，你等一會罷！」

約摸過了十分鐘，自動電話的鈴聲響起來了，張良民拿起來聽。

「我是姓張，剛才林先生嗎？……一千五百股……那末照此刻行情四千元可以，要拾十元，林先生，並非交易是初次，實在難以報命，既然林先生是由小號老客戶李彬秋先生介紹，當然不會使林先生吃虧，就算〇五元罷……請你馬上過來交割好了，……現鈔辦得到……再會！」

張良民放下電話問戴眼鏡的客戶說：「永安紗廠一千五百股，你要不要，不要我賣出去了。」

「我祇要一千股，還有五百股不要。」

「祇要一千股，好，成交一千股，四千〇五十元。」

因為風緊雨密，交易益見冷落，那戴眼鏡的客戶問張良民道：「今天你寫意了，你的本領真大，你怎麼會知道對方林先生要賣出的呢？」

「這是祕訣，你要我說，至少××飯店請我吃大菜，哈哈。」

「請你吃大菜，一句閒話，那末你要說出來了。」

福昌證券號的其他客戶，也想側耳來聽，圍集着張良民的營業櫃前面。

「說出來一點也不值錢，現在有大菜可吃，先要向盛先生謝謝」張良民開始說起來了，「這有什麼預知的本領剛在林先生打電話來問永安紗廠行情，當然不能知道他買進還是賣出，因為打電話來問行情的人是很多很多。但是他說出介紹人的姓名來問行情，我第一部斷定這林先生是有意思做交易的，否則，單來問行情，何必說出介紹人的姓名。因為他是有意思做交易，可是陌生，勢非說出介紹人姓名不可了。繼之他問看行情怎樣，我知道他是要賣出了，這是有理由的，陌生人在電話中做交易，必多是賣出，因為賣出和買進不同，我的祕訣說到此地是完了。」張先生，你還有下半截的話不會說出來，賣出和買

進不同點在那裏？」戴眼鏡的姓盛客戶說。「那末，你要我來說出賣出和買進不同的地方，這是很顯明的。買進須要介紹人到號裏對面鄭重介紹之後，始可交易。至賣出呢，是他交貨於我，責任上比較輕。況且他問我看行情怎樣，我回答他進也無妨，出也不致吃虧，表示行情無何大上落。當然，他果真要買進，必定是不會來問看行情怎樣，因為他早已決定了。比是你盛先生和各位客戶，在要進的時候，不是事先決定？決不會在要進的時候來問人家，是不是？這是一般的心理。」

大家都佩服張良民的心理上研究有素。

「張先生不但是做交易能手，而且還是心理學家呢！」姓盛的客戶拍手着說。

二一 趙四小姐玩股於掌上

趙四小姐在交際場所是挺活躍的，在這大都市裏的高貴消費場所，時常有她的芳蹤，周旋一般工商鉅子，社會聞人之間。所以趙四小姐在上海灘浪，誰不知道是有名的「交際花」。她自己對人家的稱呼「交際花」時，終是咪起具有誘惑力的媚眼斜視過來，格格地笑着說：「不要瞎三話四」。

趙四小姐在這股票狂潮裏，也是做股票的忠實信徒，她每天在開盤之前，必興匆匆地到股票字號去，猶如薪水階級般的上寫間一樣。因之股票市場中，都知道趙四小姐不但是有名「交際花」，而且還是做股票的能手；因為她做股票確是能手，當然蝕本的時候也有，然而十次倒有八次是賺錢的。

原來趙四小姐在無形中幹着股票掙客的副業，可是她對人總是說：「自己

來做做白相相」。她的進出交易，因之很是熱鬧，而她的手段，卻是很辣，相像大戶的做手。因爲是這樣，市場中人對她的進出，很是注意。

一天，她在途上碰到上市股票梅南地產股的總經理華明生，堅邀同道到股票字號來，終他倆並立在右角邊。不一會，對華明生說：「你看，你的地產公司股票，市價不過十三元，而其他地產公司的股票，大多超過你地產股票以上。說到你的公司內容，卻很殷實，據說你公司在京江路的一塊地皮，正有人向你們要買，是事實嗎？」

「京江路這塊地皮，雖有人接洽過，然而依照現在市價，每畝要值一萬萬元，所以未有成議，因爲對方還價相差太遠了。」華明生照實在情形告訴她。

「那末，現在如果沒有人在談判，我有個朋友，卻想要買地皮，我來介紹你們直接談談如何，倘使談成功，這一筆佣金我是要照算的，現在你們公司地

皮有許多，賣出了這塊地皮，可以賺到不少錢呢！」

「那當然。所以我們公司的股票在市場上價格低於同業市價，並不丟臉，我們是講實際資產的。」

「你們的公司資產相當雄厚，我今天來買你們公司股票，想來投些資」。

趙四小姐突然跑到營業員櫃台前要買梅南地產股一萬股。

「梅南地產股近來不很活躍，行情老是呆定，你買，阿有利多消息」？營業員因為趙四小姐是大客戶，並且她突來買梅南地產股，必定有消息，所以對她這樣問，趙四小姐不怕難為情地把營業員頭扭過來，口湊他耳邊低聲說「該公司在京江路的一塊地皮，有人在接洽購買，大致可成交，可以賺不少的錢呢。該公司經理華明生今天也在這裏，要想買些自己股票，預備在地產賣脫後，召開股東會，大大地分紅與股東，所以他約我今天同到這裏來買，因為他

自己出賣，恐引人注目，所以叫我來買」。

營業員一看梅南地產公司經理確是在着，趙四小姐對他這樣說，覺得梅南地產確是有多消息，先下手為強，除代趙四小姐照十三元買進一萬股外，自己及號裏也各進一萬股。趙四小姐回到華明生身旁，笑嘻嘻地說：「我買進一萬股了」。

本來呆定的梅南地產股，經三萬股的成交，市場上籌碼的供應，已發生了蠢動的象徵。而營業員因為有這利多訊，四面搖開對講電話關照他們時有互有聯絡的檯面上的營業員。果然經這樣一來，顯見進多供少的現象來，行情也在逐步掛高，不一刻鐘，已是升至十四元半了。

華明生笑嘻嘻地對趙四小姐：你真是財運高照，你買了本公司股票，行情馬上會上漲起來，你真是名不虛傳的做股票能手」。

「這也不見得，今天你來股票市場，當然你的股票我來捧捧，算是歡迎你呢。」說罷她把屁股一扭，碰着華明生的大腿上，還飛了一個媚眼。

這時梅南地產股，再升至十五元了。「你要買不要買，我看現在是漲風的當兒，可以搶一頂帽子」。

華明生被她說動了：「好，照市買二萬股罷。」趙四小姐又跑到營業員櫃前，買進了梅南地產股一萬股，因為她已進一萬股，湊起來是二萬股了。在買進以後，她還把手指向外伸出兩指對華明生視線一裝，表示已買進了二萬股，實計她自己一萬股已是金蟬脫殼了。

因梅南地產股漲勢過暴，散多獲利了售紛紛，市勢顯有些不支，開始下跌起來，降至十四元後，散戶逢低仍有來買，行情又見回上，在十四元半時候，華明生對趙四小姐說：我要到公司去了，「我的二萬股請你照市價十四元半賣

出去吧」。

趙四小姐接着走到另一家經紀人號家，把梅南地產依十四元半賣出。之後，終因爲是趙四小姐故佈玄陣，沒有幕後真實在拉抬，僅僅是靠一哄，所以在收盤時候，梅南地產反跌至十二元半了，而趙四小姐卻賺了二萬元，華明生不過給她利用，還送蝕一萬元，諸位你道趙四小姐的手段，辣不辣？

二二 在漲風的時候

東方企業公司的股票，自從在市場上流通以來，交易買賣，很是呆滯，一般做股票的散戶們，固然是不會去青睞，即慣於做作的大戶，也視之如敝履，不屑一顧來做作一番。所以東方企業股票行情，是沒有什麼的上落，老是在五十元左右，雖在經紀人號家黑板上的掛着牌，終是沒有人去一看是什麼行情，簡直和股票市場隔離似的。

事情突然，出於意料之外，向來素被人所不屑一顧的，東方企業股票，漸漸地交易在熱鬧了，行情也由呆定而日有變化起來，掛牌因之由黑板的邊隅逐漸移動到顯明的地位，大家都覺得這是幕後有拉抬做作了。當然散戶內買股票，目的在能賺錢，不管股票本身如何，祇要這股票熱鬧交易，誰都會來青睞

的。

王志雲也是散戶裏之一，他天天在做股票，眼看東方企業股票交易的逐漸熱鬧起來，想做做倒也不妨。就在六十元價的時候，買進了五千股。好像東方企業股票在引誘王志雲，不上兩天，已漲至七十元，看趨勢頗見穩固，他又在七十元時的價格，進了一萬股。隔了二天，行情又漲至七十五元了，他的朋友陸維根對他說：

「東方企業股票你已獲利可以脫手了」。「我還想加碼呢；因爲行情在向
上着時候，我是不願脫售的」。

「你還想加碼，這行情漲風恐怕差不多了提防套牢，此刻可賺錢而不吐
售，再加碼風險未免太大了。」

「你看，行情不是又升起一元了嗎？」王志雲手指着黑板上的行情對陸維

根說：「我還要買進一萬股。」果然照市價七十六元又進了一萬股。陸維根心裏想，老王這樣做法，未免太風險，獲利而不售，還要加碼，要賺錢，心實在太猛了。

第二天，東方企業股票漲風暫停，而呈盤旋局面，陸維根又要王志雲去賣出。

「老王，東方企業恐怕要跌，你可以賣出了，橫豎已有錢賺了，何必挺着背風險呢。」

我還要挺一挺，情願等到回跌的時候賣出，我當然是想賺錢，否則何必來此地呢。」

陸維根被王志雲這麼一說，愈不清楚尚未下跌而不賣，還要等到下跌時賣出，他的算盤比人不同嗎？恐不見得吧。當然王志雲的不肯賣，他也未便再來

催促他出賣了。

在第三天時候，東方企業股票又盤漲了一元，王志雲觀測趨勢，恐尙有向上可能。半點鐘之後，升至七十八元，倏忽間又退下來至七十七元，盤了一會，又降落五角，王志雲便毅然地把東方企業照七十六元半價二萬五千股統賣出去了。

陸維根奇怪他爲什麼在上漲的當兒不賣，偏要行情下跌了去賣出：「老王，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在行情剛跌下來的時候，急忙賣出呢，這多麼風險呀！」

王志雲笑了笑：「這是應該賣出的時候了，所以毫不猶豫地統統賣出。我今天賺了錢，還是到咖啡館去消閒一會罷。」

在咖啡館東隅的火車座裏，面對着坐了王志雲和陸維根，陸維根不明白王

志雲的做股票漲風不賣要王志雲告訴他有什麼原因。

「老陸做投機買賣，有一定的定例，就是祇可順扯，不可逆扯。東方企業這次行情在步向上展時候，不要以為獲了些利息急賣出，因為這是吃虧。非但在漲風的當兒不要賣，還要加碼，才是有勇氣的做法」，王志雲說着呷了一口咖啡。

「這不是太風險了麼？」陸維根插說一句。

「並不危險，而且有利，現在我可把買東方企業至賣出為止來算給你看：我第一次是六十元價進五千股，第二次七十元價進一萬股，在七十五元時你叫我賣出，算起來當時可賺十二萬五千，而我那時不賣，反於七十六時再進一萬股。三次共進二萬五千股，扯本為七十四元，今天七十六半賣出，共賺十五萬二千五百元，比你要我出賣時多賺二萬七千五百元。其所以祇多賺二萬七千五

百元，原因是行情是開始下跌了，否則當不止多賺這二萬餘元呢。」

「那末行情如上去，你還要加碼不成？」

「這要看趨勢如何而定。在上漲的當兒，加碼是不會怎樣吃虧的，這就是「順逆」。我之所以不在上漲時賣出，就是這個道理。至行情開始下跌，你倘還要等待着，那末是出於「順扯」的範圍外了，所以我在行情開始見回，就不願是否再行上漲而決把他賣出了。」

「倘行情回後又上漲，那不是等待着較有利嗎？」

「可依回漲時的趨勢，決定是否再買，先賣了並沒什麼不利。因為你不能長待着而不賣，行情當然是疊見高價，那末高至何價，誰也不能確定，本可以做數次交易，至是還在做一筆交易，在投機上來說，這是不是投機而是投資。」

「你說得很有道理，你賺了錢，今天午餐就在這裏吃豐美大菜罷，你當然

「不能不請客了」。

王志雲笑着點點頭。

二二二 指頭上翻門檻

竺金生喜歡做股票買賣，但視為業務的一種事務。因為他事情很忙，除了擔任協成貿易公司經理之外，近兼着明生工藝廠的協理，東方稅行的常務董事，所以他是不到股票市場去做，而是委託股票掮客做交易的。每天上午開盤後，這股票掮客時時打電話來報告市勢及行情，以便竺金生決定進或出的交易。

是某一天吧，竺金生抽着空，想到股票市場去觀光一下，就約股票掮客同到一家股票字號裏去看看。這時，股票趨勢，倏忽靡定，弄得竺金生不知進好，還是出好。而股票掮客卻在人叢中忽來忽去的做着進出買賣，看情形好似多空在決鬥，因之造成行情拉鋸般的進退。過了一會，行情由倏忽起伏而不支

下趨了，顯然地空方佔了勝利，而股票掮客至是過來向竺金生道：「竺先生！行情在跌了，空方拋售頗勁，你的保民粉廠股要不要賣出去，或者加碼買進？」

「此刻保民粉廠價五百元，我還是四百元時買進的，那末，賣出二千股罷！」

「好，我去賣出」股票掮客向人叢中擠進去做交易了。

竺金生親眼看見股票掮客在喊：「保民粉廠賣出，要哦？」忽然有個帶眼鏡穿西服的中年人問他要。而股票掮客伸出右手食指與中指向外，同時並說：「二千股」！接着對方問啥價鈿，因人聲的喧嘩，聽不清價格的談判，祇見股票掮客把右手五指並出手面向外後，再以食指與中指指面伸出，對方與他拍一拍手。這時保民粉廠股市價稍見略回，黑板上寫着：「五百元進五百二十出。」

竺金生心裏私想：「保民粉廠五百廿元賣出，比自己限價多買二十元。」

「竺先生！你保民粉廠二千股已賣脫了」。股票掬客擠着衆人出來說。

「承你情多賣廿元一股，是五百廿元賣出？」竺金生很高興地對股票掬客說。

「不，竺先生，是五百元呀，你不是限我五百元賣出嗎？」

「是，我是限五百元賣出，不過我看見你在伸手，先伸五指，再伸兩指，這不是表示五百廿元嗎？」

「竺先生，你弄錯了，我先伸五指，是表示五百元價格，後伸兩指，乃表示二千股呢。竺先生，你是我的客戶，怎會說謊呢。你看，此刻行情不是五百元賣進嗎？」

竺金生覺得保民粉廠黑板上寫着五百元買進，我怎能可以說他五百廿元賣出呢。因爲他個性很爽直，股票掬客當然不會翻他的門檻。

「我以爲你是五百廿元賣出，好，明天你來我處拿股票罷！」

第二天下午竺金生在辦公室裏延見股票市場仰手老友林明中，在一番寒暄之後，林明中拿出竺金生所賣出的保民粉廠股票：「老竺，這股票是你賣出？因爲我看股票的戶名是老兄，所以直接到老兄處。」隨手拿出一張保民粉廠的空白過戶紙一紙，「請你蓋個圖章，我想過戶去，因爲你的隨着股票的一紙過戶單，不知怎的掉落找不着了」。

「這個白常補蓋補章。」說着拿出圖章在空白過戶單上蓋了一個印。「老兄你什麼價錢買進？」

「五百二十元買進，我是向捐客對敲下來。」

「咦！我託捐客賣出祇五百元，我曾向捐客說是五百二十元麼？他說五百元。因爲我曾看見捐客在喊二千股時，有戴眼鏡穿西服的人要進，接着捐客

先伸右手五指，再伸兩指，在投機市場伸手的習慣上，是否表示爲五百二十元？」

「我實在對老兄說，這是五百廿元，掙客是翻門檻了。在伸手買賣中，第一步先要談妥股數，第二步再談價格。你托掙客賣出時，對方有要進二千股，在言語上是已說好了，掙客的後來伸手，表示價格，是無庸疑義的。你雖然給掙客翻門檻翻去廿元一股行情，不能明白說他是翻你門檻。何以呢，他可以這樣對你說，當初說賣出二千股時有人要，固然是說好了股數，繼之伸出五指，他可以說是指五百元價格，最後再伸出兩指，則爲妥善計，再行表示是二千股之數，末了對方與掙客拍手，表示正式成交。所以我說不能明白地責掙客揩油。總之掙客們的掉搶化翻門檻，設想很週，是天衣無縫。倘使今天小弟不買你的股票，你當然不能明白知道是五百元，還是五百廿元賣出，除非是直接與

買進者查詢，始可明白。捐客的翻門檻，是有雙關呢」。

竺金生至是明白了捐客的翻門檻，確是高人一等。

二四 要做到如活馬般

永大證券號是擁有二百家小公司的經紀人，所以在證券市場中，足有領導同業的潛勢。該號經理周吉甫，本來是野心勃勃，最好「天下之財歸我獨有」。所以，他的操縱股票，是非常利害，要這股票漲就漲，要這股票跌就跌。因為是這樣，所以一般廠商對本身股票欲在市場上流通靈活，勢非叫周吉甫幫忙不可，否則，他足可把你的股票，做得會使你不相信的呆定，打入十八層地獄般，反之如你叫他幫忙，也可以由呆定而做到如活馬般的靈活。在證券市場中，周吉甫有個綽號，叫稱「股票魔王」。

大功織廠總經理方功全，以本廠股票在市場上好似冷門股般的呆滯，想把股票做得靈活起來，就託東南漆廠經理包朗非介紹永大證券號裏做。因為東南漆

廠股票在市場上交易靈活，就是周吉甫替他在做。

這是永大證券號經理室內，在長沙發上並坐着周吉甫和方功全，另一邊單人沙發椅上坐着包期菲。在一番介紹及互相寒暄之後，方功全對周吉甫要求般的說了：

「周先生，做大功股票，也想在市場上交易熱鬧起見，請周先生幫忙，以周先生在證券市場的健將，對大功股票必能提拔起來」。

「不要客氣，我做事唯信義是守。貴廠股票叫小號做，當然承情，同時也看得起兄弟。現在既然由包老兄從中介紹，竭我力量來做罷！」周吉甫謙遜的說着。

「吉甫兄！在功全兄意思，目前第一步能使大功股票活動起來，第二步當然在後，能希望熱門股般的做作。老兄方面的條件，當然特厚，請幫幫功全兄

忙，小弟面子想可以買吧？」包朗菲對周吉甫行賄似的說。

「大家都是自家人，閒話一句，準定特別幫忙」。周吉甫對包朗菲說，同時向方功全：「我們證券號家。當然要多做交易，方先生，我們以後還要常常聯絡聯絡呢」。

「周先生！明天晚上擬假座第一大酒家敘敘，還請周先生代邀幾家同行一道來，名單請周先生開一開如何」？方功全說。

「好的，待我來摘一摘名單罷」。周吉甫起身對方功全說。

「吉甫兄，今天晚上我與功全兄請你到大功廠小敘，一切進行辦法，詳細一談如何」？

「那末，七時我準過來，請客名單，隨身帶來，好不好」？

「好，我們告辭了，再會！」方功全和包朗菲離開永大證券號經理室。

晚上，在一桌豪華的酒宴上，周吉甫坐着正中，他帶來號裏營業員李山峯坐在他的右旁，左邊坐着包朗菲，在李山峯左邊坐着方功全，以下是大功廠裏的會計主任，總務主任及高級職員等六人，先是談着股票交易近況，繼之談及熱門股的情形，最後周吉甫宣佈他對大功股票做到如活馬般的步驟。

貴廠股票托做號做，我的計劃是這樣。由做號聯絡許多小公司，叫他們在開始做的時候，來買些貴廠股票，作為捧場。當然大家買了些，行情可以掛高起來。不過，小公司買去的股票，除已賣予客戶者外，由做號暗中收還，每股給一元利益，這辦法以三天為限。當然小公司必定竭力兜攬客戶。同時，做號對客戶，也慫恿他們來買。

李山峯接着說：「初步來做，貴廠方面，必須犧牲。有了客戶買賣之後，貴廠還須維持本身股票，待做到熱門之時，始可以賺錢了。」

「是是，周先生，李先生，倘使三天以後，敝廠股票沒有客戶來買，那末如何進行呢？」方功全心急的問着。

「三天之後，客戶決不會沒有。何以呢，因為在市場上做股票的人們，不關大戶，小戶，他們的唯一目標，爽直來說，是投機而非投資，正因投機，祇要這股票不論在漲或在跌的時候，能夠買得進或賣得出，不會使人們套牢，乃是股票在市場上流通唯一條件。如股票有此條件，則這股票必可活動起來」。周吉甫在經驗上告訴他們。

「因為股票不論漲跌時候，可以買得進賣得出，在客戶本無偶象存在。他的目的是靈活，所以唯一的還在靠做手如何。依做手的經驗來說，股票市價的倏忽起伏，最足打動市場上的客戶心裏，蓋其有差度，便可搶帽子了。」李山峯坦白地在說。

「所以，要引動買戶，便要靠做手，所謂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做股票同變戲法一樣，明知是戲法，也會吸引觀衆，關鍵在於巧妙。股票明知是在抬拉，而也會有人來跟買，其目的則在差度上想賺錢。總之，股票不在公廠商的本身如何，端在做作上的技巧」。周吉甫高興地的說着。

「是呀，就像做東南漆廠股票，也是靠吉甫兄的幫忙，由做作中活動起來。」

「那末做廠股票就照周先生，李先生的做法去做，前途可卜。」方功全慶祝似的說。

半小時後，宴會散了，方功全，周吉甫，李山峯，包期菲四人在一間精緻的房間裏在談判委托永大號做股票的條件。

在第五天早上，大功織廠的股票是發動做作了，激起一片買聲，而客戶大

多觀望。三天以後，行情由五十元升至六十元，客戶已略有買進，但爲數不多。

一個月之後，大功股票，跑市場的人們，都有進出的買賣了。據一個買戶說：「明知大功股票並非聲譽之廠，但因爲進出很靈活，所以暫時擺擺也無啥，搶搶帽子」。

二五 逆水行舟

胡子橋坐在一家證券號的沙發椅上，眼看對面向黑板上劃線的一位青年，慄慄地在問：「你看，股市大勢，還會跌下去嗎？跌風已有五天了，難道還不能否極泰來嗎？」

「依照線路上看來，這次的下跌，還有繼續可能。不但是熱門股如此；即冷門股也如此，你有什麼股票在手？」劃線的對胡子橋說：「如果手裏有股票，現時仍不妨賣出，行情的趨勢，依然沒有好象。」

「我真倒楣，在三天前我乘低買進中興內衣五千股，價爲一百三十元，孰知自買進之後，行情逐步下跌，現在祇一百元行情了，三天之內，虧本已是廿五萬元了，叫我怎能斬售。」胡子橋站起來走到黑板面前，指着黑板上中新內

衣市價對劃線說：「在往常情形，股票跌風，決不會超過一星期，可是今天是第五天了，行情仍舊在逐步下跌，大戶拋空，當心終有一日有軋空的突擊。」

劃線的笑了笑：「當然有回漲的時候。」

在霎那間，中新內衣股行情破入一百元關內了，胡子橋心裏跳躍得很厲害。如忍痛斬售，未免對鈔票犧牲太大了；加碼再進吧，恐怕行情如果再小下來，不是又多蝕本嗎？在這樣矛盾的思潮中，竟猶豫莫決，抬起了頭呆呆地祇注視着黑板上行情的變化。

「不是嗎？行情又小下來了，照線上所示，仍有再跌可能，你還是賣出去爲上策。」劃線的對胡子橋忠告似的指示。

胡子橋心裏在肉痛蝕本太大了，被劃線的一再提醒股市大勢，尙未有轉機的可能，覺得不進則退，斷無徘徊餘地，遂不顧一切，還是加碼爲是，橫直自

己銀根不缺，低價買進來，也可以扯一扯，使行情扯得低一些。就照九十七元再進中新內衣五千股。他這樣想：現在一萬股的價錢，每股扯本爲一百十三元半。

這是股票跌風的第六天了。胡子橋滿望今天的行情，可以否極泰來了，然而結果還是下跌，而且市上還盛傳政府當局，將限制銀行提存，於是，益予萎頓的市勢，猶如雪上加霜的軟得不堪，中新內衣又跌落至九十元，而且還是單面的賣出價。更有八十七元半有賣戶在喊出。當然這予胡子橋是太刺激了，搖頭不止，表示怎麼會如此下跌。

昨天碰到的劃線者，又碰着了胡子橋：「你的中新內衣昨天可賣出了？行情是不靈呀！疲風難休。」劃線者對胡子橋善意的詢問。胡子橋把他拉着走到角落裏，猶如懇求般說：「我沒賣出，反加碼五千股呢！你想，昨天加碼的，

又多蝕了一筆，究竟市面怎樣？」

「現在是跌風當兒，你還是忍痛賣出爲是，等到跌風停止，而轉回漲時，再買不遲。我並不叫你一定去賣，或者你賣了之後，行情或許回頭，也說不定。不過像你昨天這樣的加碼「逆扯」總是做不得呀！」

胡子橋心裏一算，我昨天不加碼，原有的五千股，照此刻行情八十七元半有買賣出不過祇蝕二十一萬二千五百元，現在一萬股須蝕二十六萬元，加碼五千股，多蝕四萬七千五百元，看來情勢不佳，不要再挺下去，快刀斬荆棘，於是就把一萬股中新內衣，照市價八十七元賣出了。劃線者對胡子橋說：「你莫懊悔，怪我多言，我是照線路上觀察所得告訴你。」

「那有怪人的道理，買賣自己作主，是嗎？」胡子橋很爽直的說。

在第十天股市轉機的上一天，中新內衣會降至七十五元低價，胡子橋想：

在行情跌風下，加碼扯低，有如逆水行舟。我幸得在八十七元價時賣出，否則到今天賣出，還要多蝕十二萬元呢，不可喊出「逆扯，扯不得」的低語。

二六 丁太太的失望

丁太太每當丁先生談起本店裏生意還好，或者所囤積的貨物上有獲利消息報告給她聽時，總是施出奉承的工夫，向丁先生面前來一番作嬌般的諂媚。這樣，先給丁先生一個心花的怒放；繼之便卿卿我我的談笑着。於是，丁太太便順便要求要買什麼東西，什麼東西，當然現鈔也是要求裏的主要慾望。

所以丁太太的姊妹淘毛奶奶，魏太太，都說丁太太有私房儲蓄，是很可觀；而丁太太總是當面否認：「沒有什麼私房。」實在的說起來，丁太太的私蓄，正隨丁先生近年來的一帆順風而增加着呢。

在今日的股票潮裏，不但各色男人們都在做股票，而女太太們，也不讓男人們之後，舞女，妓女，太太，奶奶，主婦，下至娘姨，大姐，對做股票，都

感到相當興趣。她們也都曉得做股票，是賺錢的一種手段，丁太太呢，除了幹那小圈戶的把戲之外，對做股票是挺有勁的，時時同着姊妹淘毛奶奶，魏太太，出入股票市場。

丁太太做股票有一個缺點，她自己也承認，就是要在賣出的時候，不肯爽氣，一定要比市價稍高一些肯賣出，否則，情願暫時限價一下。有時往往因此失去賣出的機會。所以毛奶奶對她常說：「你這樣作風，必須改革」。而她始終未能毅然實行，也許是天生性成。因之，她的脾氣，在一家相熟經紀人號家，大家多說「丁太太做交易不爽氣」，而她卻不以爲忤。

在上一天，丁太太和毛奶奶，同時買進東亞航業股票。因爲說是東亞航業，政府有補助航業貼費的傳說，這一消息傳出來，顯明地是利多。所以東亞航業股票行情是向上哄抬起來。她們買進時價格每股還在二千元，而今天卻升

至二千五百元了。毛奶奶因爲個性爽直，見已有錢可賺了，想把昨天和丁太太合買的六千股，乘這漲風的時候可以出售了。

「姐姐！東亞航業股票，已有錢可賺了，買出去吧」。

丁太太還想扳持：「二妹妹！你想要賣出去？好，那末你先賣出三千股，算作你自己名下罷」！

毛奶奶便照市價二千五百元出售了三千股。還問丁太太你要不要賣出去。丁太太也是想賣出的，她希望多賣些行情，就關照經紀人號家的營業員，限二千五百廿元，代我賣出東亞航業三千股。

一霎那，東亞航業股又上升十元了。丁太太心裏暗喜着，不由衝口而出：「二妹妹，你怎麼來不及般去賣出東亞航業，不是嗎？該股在漲風的當兒，何不看看市面，去賣出，現在又上升十元，我限價二千五百廿元，必可達到了。」

「我性太急了，來不及般賣出去，姐姐你真幸運呀！」毛奶奶似乎在懊惱着。

東亞航業股又上升五元，距丁太太限價祇差五元了。丁太太心裏益開心了，可是市勢是在急轉了，因為大戶獲利，在開始吐售了，但是丁太太不知道，還想再去提高限價。正要說出來的時候，市價已變化了，降至二千五百元，二千五百元。接連地的下跌起來。丁太太恐慌了，她急急地說：「我的三千股東亞航業限價取消，照市賣出」。

營業員答復她：「好，限價取消，你要照市賣出」。突然，行情再小下來，退入二千五百元內，掛牌寫着二千四百八十元賣出，而買進則沒有。

「丁太太！此刻賣不出去了」。營業員回復丁太太。

簡直是使丁太太心火旺起來了。

東亞航業跌至二千四百五十元時候，始有買戶收進，這時距收盤時候祇有五分鐘了。

丁太太於是不再猶豫，照市賣出了三千股。

毛奶奶很惋惜丁太太的損失：「姐姐，你今天不限價，不是在二千五百十五元時可以賣出，不是比我多賣十五元價錢，限價是要不得的，在漲風時候固然要吃虧，在市面轉變時候，同樣也要吃虧，就是失卻賣出的機會，以後做股票，還是照市進出才爲上策。」丁太太說：「把我氣得來，我們走罷！」在人叢中消滅了她倆的影子。

二七 這真使我氣壞了

李小姐在一家證券號裏沙發椅上坐着，把腳上穿着足有三寸高的高跟鞋鞋跟在地板上「閣閣」的蹬着，在她惹人可愛的臉兒上，顯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慣常和她常常碰面的客戶們，都不知道李小姐今天爲什麼這樣的不快活，大家猜不透他的心思。

還是一個穿花呢長袍，年約卅歲的客戶，笑嘻嘻向李小姐問：

「密絲李，今天怎麼？不快活？你手裏股票，多頭還是空頭，現在行情是很悠悠，不脫盤檔的局面呢！」

「陳先生，我是在想買進好呢，還是賣出好呢，」李小姐對陳先生問。

「這很難說，買進也可以，賣出未嘗不可，」以見仁見智，各有不同。」

「是呀，所以我在想，如何決定進或出。」

在櫃台裏做交易的營業員，突然招呼李小姐，「李小姐，你開盤時不是要買九和化學股票麼。現在有一千股頭寸，行情五百元，你意思怎樣？」

「哦，你看可以買得嗎？」李小姐邊說邊立起來，走近櫃台邊，向營業員要求指示般。

「這我不能肯定對你說可以買進，因為行情是息息變化，然而自開盤到此刻，股市大勢在盤旋，你要買就請決定，否則，我是要賣出去了。」

李小姐繃了繃眉頭，心想行情是在盤旋，買了不見得有苗頭，等歇看趨勢再買吧。「還是你賣出去了吧！」

姓陳的雖不是十足門檻精的朋友，然而他喜歡，以及人家閑事的：「李小姐，你要買九和化學嗎？這股子是很好呢，易漲難跌，你要買還是快買吧！」

「是呀，我是很想買進的，但我看看市面，祇是在悠忽的盤上盤下，倒不敢下手了起來。」

九和化學股的行情，行盤轉漲起來了。不一會，行情已升五百四十元，而且籌碼很缺，買多於賣。營業員不禁地對李小姐說，「李小姐，剛才九和化學股一千股你不要買，現在已漲起來了，而且賣出來很缺呢。李小姐，你誠心要買，爲什麼不買，倘若五百元買進，此刻可賺四十元一股，不是搶進了四萬元的帽子（註）嗎？你今天運氣不好」，說罷，哈哈大笑。

李小姐在懊惱，我本來預備想買而偏不買，真是失了機會。這位姓陳的又湊上前來說：「李小姐，你做交易，可說是老門檻了，怎麼會趑趄不前的疑惑莫決呢？」

股市大勢是普遍地轉機了，李小姐坐在沙發椅上，面對黑板上的行情在注

視着，又是在想：想什麼？她想手裏還有五千股大道煙廠股票，要乘高賣出去。可是大道煙廠股今天的行情，在上漲的局面下漲得最少，從開盤六百二十元此刻不過六百四十元，祇漲起廿元，不比九和化學，東南鐵廠等股漲得快。她還是在想，大道煙廠，如能漲至六百五十元時，決定賣出去了。

真是難爲了做股票的人們，也許大戶們的把戲太使散戶們捉摸不定了。一會兒行情又向軟弱的過程上表演了。大道煙廠股價退落至六百十元，九和化學卻節節向上進展着，昂至五百六十元。這使李小姐如迷途的羔羊般，何去何從，大有前途茫茫之感。

當買而不買，當出而不出，這固然是李小姐的沒有當機立斷的勇氣，所以她失望了，「這真使我氣壞了」，李小姐不禁說出這句話。

營業員卻安慰她：「李小姐你何必這樣氣，賺錢不賺錢，儘可以達觀些。」

姓陳的似乎也勸她：「在投機市場上做交易，貴能「看風駛舵。」「當機立斷。」疑惑不決，終是常常失去機會，除非這一檔市面是大有竄頭的時候，儘管是能當機立斷，雖賺不來錢，那末，這氣是可不會有。李小姐，股票買賣，第一須要爽氣，否則，冤氣會來纏着你呢。」

李小姐恍然若悟，我何必要氣。自己的疑惑不決，才是招氣的原因呢。

【註】投機市場當日進當日出而獲利或虧本的交易，都稱搶帽子，比喻如搶人家的帽子，在迅速一霎那。

二八 密亨事件

——幽靈股再生之例——

美國有家飛機公司。於一九二七年設立。一九二八年由股票經紀商密亨爲中心。組織投資銀團。承受其面值十元之股份十萬四千元。竟以扯價每股二十三元五角出售。該銀團一舉獲利八十萬元之鉅。公司亦由此而獲得資本一百六十二萬五千元。

一九三五年春。該公司因營業不佳。資金枯窘。曾向利康斯屈興金融公司商借十五萬元而被拒，公司財政。幾陷絕境。

其時。該公司有面值一元之普通股一六八四九五股。平日絕少賣買。全月亦無一千股交易。然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初。交易驟見繁劇。市價亦逐漸上昇。同月十五日。市價已漲至二·五元。十六日漲至三·六元。十七日又漲至四·

二五元。十八日復達四·五元。一天間交易額達一千八百股之多。

素不受人注意之幽靈股。十七日一天間竟有一千八百股以上之交易。三天間市價竟躍起二元。此在紐約市場。尤其在羅斯福總統已實施股票統制政策時代。實屬罕見。政府組織之證券及交易所委員會。於是開始調查。乃發現其真相。全由密亨氏一手操縱所致。

密亨氏受該公司委託。高抬其普通股。藉以提高公司財政信用。謀取融通資金之便。密亨氏密設銀團。四出搜購。普通股流通量本少。一經搜購。市場上已只剩三千一百股之數。於是密亨氏不斷賣買。逐漸增加市場上之流通股數、五月十七日一天間。該公司股票之交易已達一千八百股。流通在外之數量已增至一萬股左右。如不受調查。則市價與流通量當將比例增加。必至其全部脫手爲止。然自政府發覺後。密亨氏即被交易所除名。於是前功盡棄矣。

787/1622

投機操縦史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國 民 文 庫

投機操縱史話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編 輯 者 現 代 經 濟 研 究 所

發 行 人 劉 百 閱

發 行 所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上海福州路六七九號
電話：九一七〇五
電報掛號五一二三五

印 刷 所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印 刷 廠

